



现代人生出版社

# 人心向往处

江苏人民出版社

# 人心向太阳

中共前阳人民公社党委编写

☆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4%印张·4插页·5插图·85,000字·印数：1—12,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7090·440 定价(6)0.60元

## 出版者的話

前阳人民公社史和讀者見面了。在編写过程中，有的农民說：“現在孩子們享福了，他們長大以后，可不知道这福是怎么来的？”是的，編写出版公社史就是使他們認識曾祖父、祖父、父亲的过去，了解他們的父兄在党的领导下，怎样改变了旧的生活面貌。然而，公社史不仅仅对于青年們，对于整个农民都是活生生的共产主义教育材料。因为只有了解了过去的血泪史，才能更加热爱今天幸福的生活，更加热爱领导我們創造新生活的党。并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綫的紅旗，鼓起冲天的干劲，去建設美丽富饒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就是出版这本公社史的目的。

通过前阳这一地区农民所走过的道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搬掉几千年来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彻底摆脱貧困，走向共同幸福的康庄大道。

1959年12月

## 目 录

### 一

我們的公社.....	3
順着天梯上天堂.....	7

### 二

七岁放猪那年.....	13
半輩瞎子睁开眼.....	18
漁民的遭遇.....	24
父亲的死.....	27
长工和地主.....	32

### 三

大順社.....	39
竞 赛.....	49
評 分.....	56
破 坏.....	63
風 波.....	72

拖拉机来了的时候 .....	78
----------------	----

#### 四

人心向太阳 .....	85
四大空前 .....	90
百业兴旺 .....	96
“伤心田”变米粮川 .....	99
唱不够 .....	105
夫妻和 .....	111
老来福 .....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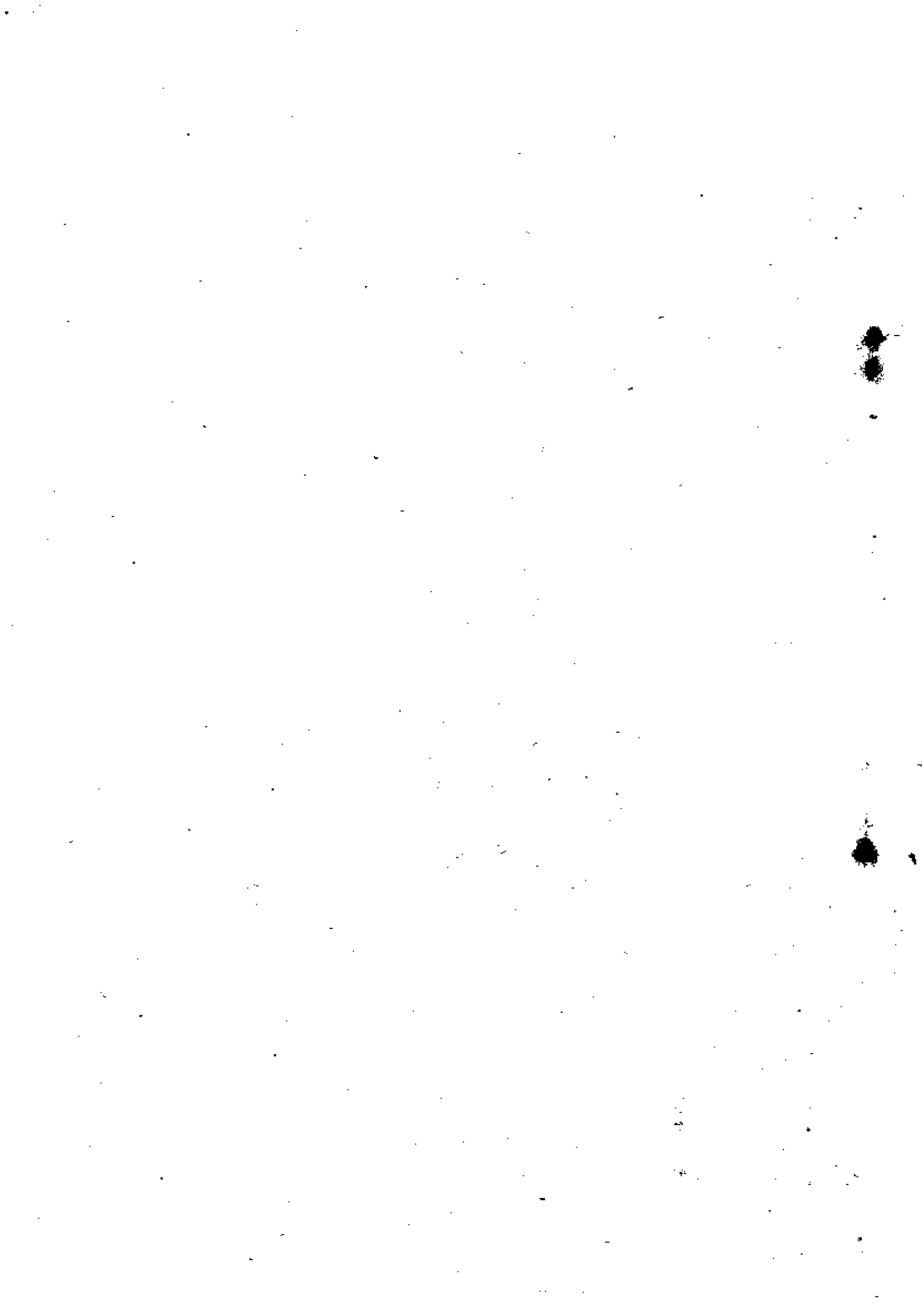
#### 五

优秀社员于连美 .....	121
好干部 .....	127
敬老院院长张友义 .....	131
真不愧为公社社员 .....	135
把纸老虎扔到大海里去 .....	138

—

在我們偉大祖國的土地上，人民公社象東方初升的太陽，高高地升起來了。

前陽人民公社的社員們，在公社的大家庭里過着豐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有了黨的正確領導，有了總路綫的光輝照耀，他們正沿着人民公社這條道路，向着更美好的明天，向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飛跑！



# 我們的公社

前阳人民公社主任 賈 峯

提起我們的公社，真是一个美丽富饒的地方。它在辽宁省的东南，南临黄海与鴨綠江接壤，海岸綫三十多华里，盛产各种鮮魚和毛虾；中部有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土地肥沃，盛产水稻；北部山区，柞蚕、山果等极为丰富。在这块肥美的土地上，居住着一万一千戶，耕种着一九七、四四七亩土地，其中水田一〇九、四四四亩，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

从安市市坐汽車到大东港下車往北拐，再順着一条笔直的大路走不遠，就是公社办公室和公社党委会，这里住的是經群众亲手选举的領導生产，指揮生产，联系群众的好干部。公社里有着稠密的电话网，普遍都利用电话传达上級指示和指揮生产。在这附近，有商店和为前来參觀的客人准备的招待所。

公社的建立，使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一九五八年公社連續遭受三大灾害的襲击，可是不仅沒有歉收，而且得到了大丰收，經過实打实算，全公社粮食总产量为三万三千多吨，比风調雨順的一九五七年还增加了百分之三。社員們驕傲地說：



公社好，力量大，  
什么困难都不怕；  
旱、水、虫三大妖，  
个个缴枪做手下！

公社建立起来三个月的时候，公社拖拉机站就诞生了。现在全社一共有十八台拖拉机，并带有全部的耕作机具。去冬今春，“铁牛”可真显了威力，它翻的地占全社深翻面积一半还多。公社成立后，又新买了两台汽车、四台粉碎机和五十五台打井机，还新添置了三十二部排灌机械，大大充实了原有的水利设备，从而全部实现了水利机械化。

用拖拉机耕作，用汽车运输，用机器抽水灌田，用电磨磨米，这个一年前还是人们梦想的事情，现在办到了！

公社的工业也遍地开花，我们根据党提出工农并举，土洋结合的方针，建立了铁木厂、砖厂、人造木厂、化工厂、锰矿、青石厂等十二个厂矿。不仅能够自己修制一般农具、生产许多土化肥，而且为大工业提供了大批生产原料。

在商业方面，全社有供销商店二十二处，银行办事处一处，信用部九个，在全社范围内，组成了自己的商业网、信用网，大大便利了社的生产和社员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商店里为社员们准备了各种生产工具和日用百货·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各种布疋、家具，以及五颜六色的綾罗绸緞都应有尽有。社员走上三、五里，就可以在商店里选到自己心爱的东西。

公社里的交通也非常发达，这里不仅可以坐汽车，而且可

以乘上公社自己的汽船，远游海外。

在鴨綠江邊，還有兩個漁業生產隊。白天，可以看見江面上無數的白帆。那就是生產隊的漁船，在社員的歡笑聲中，一罔網大黃花魚被捕上了岸。

在風景優美的山城水庫邊，還有一座果木園，里边有桃子、葡萄、蘋果，和各樣品種的梨，大桑皮梨大的足有二斤重！

公社的中部是一片遼闊平坦的大平原，夏天這兒是一片油綠的稻海，這綠海到秋天變成金浪，發出誘人的稻香。在這一望無邊金黃色田野上，全社的男女社員都在愉快的勞動着，喜慶丰收的歌聲，隨風蕩漾。年輕的拖拉機手駕駛着公社新買來的拖拉機，奔馳在田野上，收割着已經成熟了的莊稼。

在環境幽靜、樹木翠綠的王家山前，有一座干干淨淨的小院落，那兒就是公社的敬老院。敬老院房間寬綽，有集體宿舍，有供老夫婦住宿的房間。這里住着三十二位無兒無女的老人，其中有四對白髮蒼蒼的老夫婦。他們吃的用的全是公社供給。他們見人就稱贊：“冬有棉，夏有單，吃的好，穿的暖。沒有共產黨，沒有人民公社，哪能有今天！”象這樣的敬老院全社還有兩處。

為了解放婦女勞動力，公社建立了五十九個常年食堂、一百五十個農忙食堂；全社隊隊都建立了幼兒園、托兒所，有五千多名孩子媽媽擺脫了家務負擔，一心無掛的和男社員并肩參加了生產。

公社里教育事業也非常發達。“處處有學校，遍地讀書聲；听听喇叭長知識，看看電影心舒暢。”社員們這樣寫照他們

的文化生活。学校，再不是罕見的据点。現在，公社有民办小学三十三所，六十七个班，二千六百四十名儿童在这里讀書；民办中学七处，七百二十五名学生，一边劳动一边讀書，群众叫它是“文武双全学校”；为迅速的提高职工、干部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公社还成立一所紅专学校，有一百七十五名學員。这些学校，星罗棋布在各个角落。

公社广播站：有一千多个喇叭，干一天活回来，坐在炕上一边吃飯一边听，又是戏又是大鼓，一身疲勞早就忘掉了。社員有个头疼脑热的，不用跑多远，全社十二个卫生所和一处中心医院，就分布在居民点附近，所以社員一唠起来，都說：“若不叫公社，这样的生活哪能来这样快！”

社員們既是幸福生活的創造者，又是幸福的保卫者。公社有自己的民兵武装：有一个团、十三个营、一〇二个连，一三四个基干民兵排，三〇四个普通民兵排。他們装备有三八大枪、自动步枪、手枪、机枪、迫击炮。拿慣鋤头的双手，都能熟練地使用这些武器了。

一九五八年夏天的一个晚間，四名偷入国境的坏分子，刚一上岸就被民兵四路圍剿，不到四十分钟就全部落网了。社員們高兴的唱道：

公社有武装，  
平时保家乡，  
敌人来侵犯，  
狠打野心狼。

## 順着天梯上天堂

前阳人民公社主任 賈 峯

我們的公社是这样的美好，但是社員們并不滿足，我們有党的正确領導，人們在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以冲天的干劲，为更美好的明天而忘我劳动着。十年后我們將通过人民公社这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桥梁，把我們的新农村建設成幸福乐园。

到那时，我社早就全部实现机械化了，电气化也已經基本实现了。农田耕作如深翻、水田插秧、收割、脫谷、旱田播种、鋤草、趟地等，以及工业和漁业生产中的笨重体力劳动，将全部实现机械化，有些将实现电气化。正是：

工农生产用机器，  
灌溉捕魚用电力，  
各种工厂遍地起，  
处处烟囱如林立，  
生产操作按电鈕，

难分劳动和休息。

到那时，交通方便，暢通无阻。干綫公路将达到八公尺到十一公尺寬，田間路寬为十一公尺。各种公路縱橫交錯四通八达，前阳成为政治中心和文化、經濟、交通中心。各种机車、汽車往返在各个公路上，紧密联系各生产队。正是：

柏油公路寬又长，  
机車汽車穿梭忙。  
下地生产坐車去，  
千里路途不知遙。

到那时，我社十三个居民点将建筑成功。一排排整齐的紅磚瓦房将盖起来。全体社員将居住在充滿花香鳥語的新乐园里。

居民点的房屋有梅花形、长方形、正方形三种，一律是紅磚瓦房，玻璃門窗，并盖有楼房。一般的社員家庭都是两間房，設備着简单的鍋灶，暖气、自来水、下水道，一样也不少。家家都安着电灯、广播喇叭，收音机几乎每戶都有。

居民点的街道整齐，寬敞的街道上种植着密密的风景树和各样鮮花。到处是花香，到处是歌声。

到那时，人民福利事业，文教卫生事业也发展到一定高度。中小学普及全社，每个居民点都有高中一处、大学一所，并設有其他专业技术学校。每个居民点設有医院、妇产院、幸福

院、疗养院、电影院、剧院、幼儿园、公共食堂、托儿所、图书馆、招待所、文化馆、俱乐部、体育场、商店、被服厂、洗浆厂、浴池等，每个社员都可以免费享受这些公共福利事业上的待遇。

到那时，生活可真幸福，人人受教育，思想觉悟大提高，生产劳动已经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社会产品极其丰富，年年都能保证获得大丰收。干吧，一幅美丽的生活景象不久的将来就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到那时我们的生活是美上加美，锦上添花。正是：

新乐园，赛天堂，  
公社社员把福享，  
红砖瓦房玻璃窗，  
四面八方大楼房，  
有大学，有工厂，  
公园街上百花香，  
林荫大道明又亮，  
汽车穿梭排成行，  
有电影，有戏院，  
劳动之后去听唱，  
冬天室内有暖气，  
夏天电扇乘乘凉，  
自来水，下水道，  
清洁卫生条件好，  
屋外屋内大路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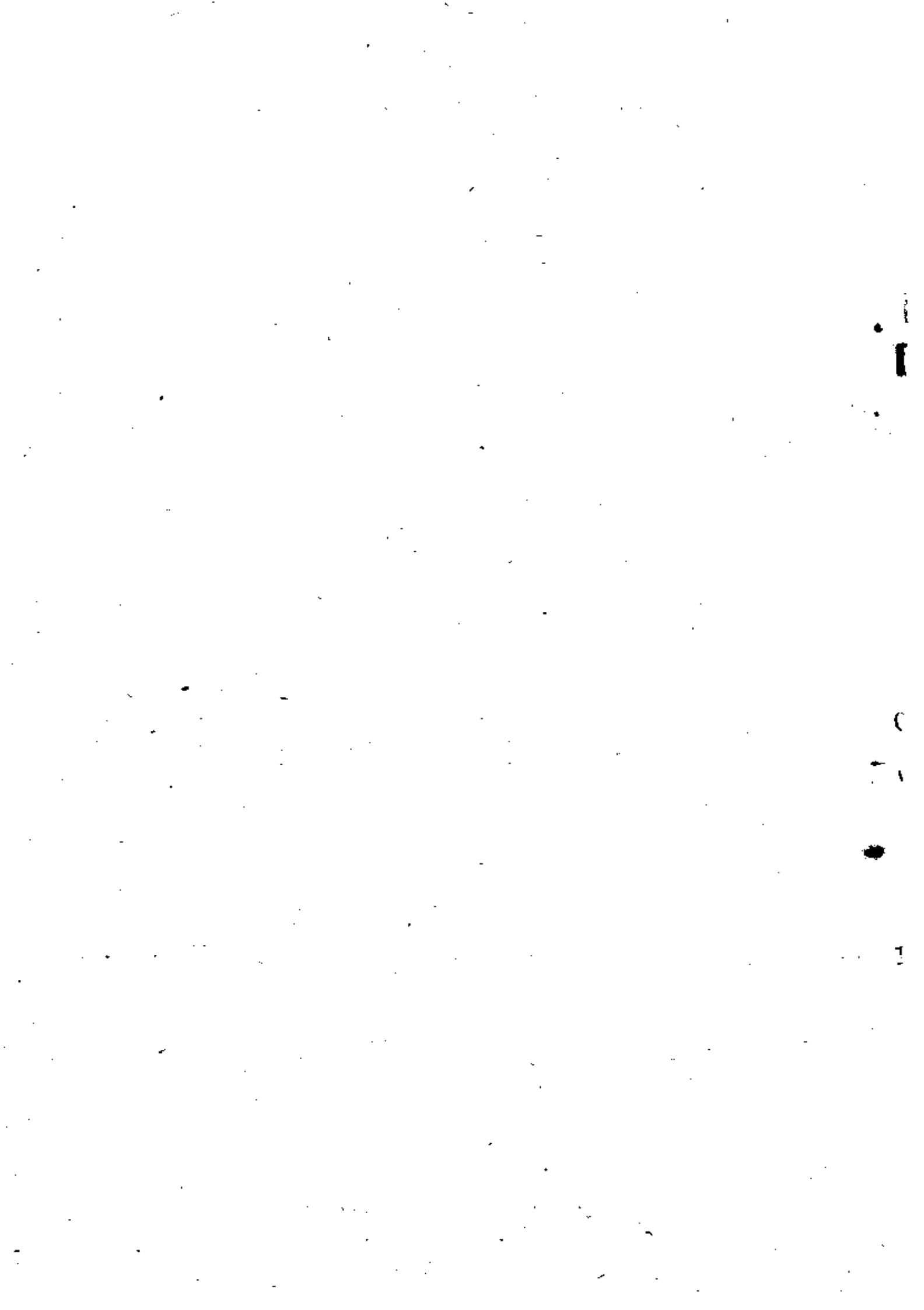
万盏电灯放白光，  
电话机，广播站，  
还有报社作宣传，  
公共食堂饭菜香，  
营养丰富口味强，  
有理发，有澡塘，  
讲究卫生精神旺，  
被服厂，卫生院，  
治病做衣不用钱，  
托儿所，幼儿园，  
照顾小孩真周全，  
老年人，更美满，  
幸福院里过晚年，  
生活愈来愈美好，  
人民感谢共产党。

就这样，我们还要步步登高，不久的将来，我们要通过人民公社这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桥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光芒万丈的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我们才真正的登上了天堂。

## 二

但是，旧社会的前阳却不是现在这个模样。那时，穷人的血泪变成了富人的食粮，扛活的汗水喂肥了地主老爷，多少人在饥饿线上呻吟，多少人被逼着扔下了锄头拿起了要饭筐，多少人为了活命，卖掉了自己的亲骨肉……。





## 七岁放猪那年

社員 李英財口述 若風整理

旧社会受的苦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說起来是老中华了，那年我才七岁。全家六口人，两个弟弟都小，哥哥和父亲差不多成年鬧病，一家人的生活，都靠苦命的媽媽一个人支撑。媽成天守着鬧病的哥哥、爸爸叹气，家里一文錢也沒有。沒錢治病就挺着，可飯总不能不吃啊！可是打开粮箱子看看，粮食只能盖住箱底了。

“孩子，不能等着餓死！得想点办法啊！”一天，媽抹着眼泪这样对我說。

我有什么办法想呢？一个刚刚懂事的小孩子，我看媽哭了，心象刀绞似的疼。

“你給有錢人家放猪去吧！就是不挣个錢也能混个飽啊！”

“媽！你怎么办哪？还有爹……”我哭了，沒等我說完，媽把我一把摟到怀里。

“孩子，我有办法啊！”媽握着我瘦得干柴棒似的小胳膊說：“你看你这把渣渣，皮包着骨头，能熬得下来嗎？出門可

不比在爹娘跟前，干活手要快，腿要勤，东家說两句罵两声也得忍着啊！”

“媽，我不去，餓就一块儿餓死吧，我想家。”

“好孩子，听媽說，明天我就送你去。”媽哭了，我也哭了，两个不懂事儿的小弟弟也跟着哭了。

……。

就打这儿起，我开始給地主扛活，一直干了二十多年。

头一个东家叫張生龙，是金馬屯有数的大財主。提起張生龙这个名字，知道的不多，一說起他的外号“張四蝎子”，附近三里五村的誰不伸拉舌头！我在他家放了二年猪，也活遭了两年洋罪。

那时候我长的很矮，比东家的鍋台高不了多少。講工价时，东家只給一元錢，我媽苦苦哀求，才講定了一元五角錢。当时的一元五角錢連五斗苞米也买不出来啊！挣錢不多活儿干的可不少。

每天早晨，东家奶奶沒起来，就先喊我掏灰、抱草甚至倒尿罐子。吃飯了，人家吃我得看着盛飯，老盛飯怎么能吃在前边呢？要是一拉在后边，东家奶奶就念开閑話了：真是飯桶，天生长成的穷要飯肚子。

秋天了，庄稼上了場。涝洼地的地面上結下了一个个象小尖錐似的冰棱叉，冷颼颼的小北风吹得人煞心透骨。这时在地里放猪，我还只穿一条灯笼褲子，赤着脚。两只脚在冰棱叉上走象狗啃一样的难受，冻的实在受不了，我就把脚插在猪剛拉下的糞便里暖和一下，可是一会儿就凉了，急眼了就站到

草堆上用草盖着脚。

从七岁到外边干活，六年没穿上棉裤，头一年在老张家放猪，好说歹说向东家奶奶要了一条人家小孩穿坏了的又瘦又小的破套裤，这条破套裤，我一直穿到十四岁。

吃不饱，穿不暖，有时还要受东家打骂。

七岁那年冬天，一个飘风扬雪的早晨，四蝎子逼我上井挑水温猪食。水井离东家有半里路远，我挑半担水得歇息五气才能到家。井台上冻得的溜滑的，拔水时一不小心跌了一个跟头，把桶子掉井里去了。我捞啊捞，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怎么办呢？扛着扁担往家走，想求伙计帮我捞上来。半路上遇见了四蝎子。

“桶子哪去了？”象打了一个沉雷，老蝎子绷紧了横丝肉的脸瞪着眼问我。

我想瞞过他，求人给捞上来，可是他一步逼着一步：

“你这个小王八崽子，装哑巴，是不是桶子又掉井里去啦？”他狠狠地打了我两耳光，揪着我的耳朵，“走！你下井给我捞出来！”

我被拖到了井台上，望着黑洞洞的井，心里想：就一根水扁担叫我怎么捞呢？

“他妈的，你天生是穷要饭的货，挑担水桶子还能掉井里，告诉你，捞不出来晌午别回家吃饭！”没容分说他又打了我一耳光子，他走了。

我站在井台上，两眼望着一丈多深的井洞发呆。“捞不出来晌午别回家吃饭”这句话象打雷似的，轰呀轰的老在我脑子

里响。不給飯吃，這已經不是第一回了。一剎那，我想起了夏天的那件事。

那還是青紗帳起的時候。我放的一頭“鑽地鬼子”鑽到地裏了。找它吧，另一些豬沒人看；不找吧，回家怎麼對東家說呢？反正吃夠了自己也能回家，我決定瞞住不講。晌午提心吊膽地剛端起飯碗，四蝸子從外面進來了。

“小豬倌，圈裏怎麼少了一頭豬？”

“‘鑽地鬼子’丟了。我吃完飯就去找。”一看瞞不住了，我就趕緊這樣對東家說。

“啊？吃完飯找，吃飯要緊還是找豬要緊！”四蝸子一把奪下了我的飯碗，一拳把我搗到門外，“快去找去，找不回來別想吃飯。”

我一邊走一邊哭，東家的幾個小孩子端着飯碗出來看着我笑。我心想：為什麼一樣都是人，人家就不遭這樣的罪啊！要飯家的孩子就活該倒霉嗎？那天我找了一過晌，直到太陽下山才找着，往家走的時候，連走道的勁兒都沒有了。回家我一頭倒在伙計屋炕上，越想越憋屈就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吃晚飯我也沒敢去，長工陳二哥偷着揣了兩塊餅子給我，我抹了一把眼淚，坐在炕沿上一邊啜泣一邊吃餅子。四蝸子進來了。

“誰拿的餅子？”

“我拿的，你還能餓死人嗎？”陳二哥沒給他好的。

“能給狗吃也不給他吃！”蝸子又轉向我：“一頓不吃飯你就餓啦，你放豬再要不好好看著，我就吊你一天，要不你就給我滾家去！”

.....。

所以，那天我站在井台上，一想起不給飯吃，心里就越发害怕。

北风卷着雪片不停地呼嘯着，越刮越大，一会儿連东家的房子都看不清了。我夹着扁担，身上冻得乱顫顫，穿着破套褲的两条腿，象誰往上一陣陣潑冷水。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我没有哭，我知道哭也没有人可怜。怎么办？回东家去嗎？不給飯吃还得挨打。“往自己家跑吧！”我心里琢磨，不行，跑回还不得冻死啊！就算跑回去，也不一定能看見媽媽。媽这个天領着几个小弟弟要飯还不知躲在哪个草垛空避风呢？我四下望了一眼，什么也看不清，飄风揚雪，遮天盖地，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我心里真有些害怕。就在这个时候，我从心里想家，真想一下回到我媽身旁，我禁不住地叫了几声“媽！媽！”四周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发了狂的北风还在拚命地呼嘯。我冻的蹲下了，倒下了，渐渐地失去了知觉。

“猪倌，快起来，你不要命啦！”我忽忽悠悠的覺得被人家抱起来了。

“猪倌，你怎么啦？”我使了很大劲睜开眼一看，原来抱我的是长工陈二哥，这已經好到东家大門口了。

“陈二哥，桶子捞上来啦？”

“一会儿我給你去捞，这个天老站在那还不得送命啊！你就回去，看蝎子能把你怎么的。”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嘴角上浮起了微笑，但馬上我的心又激烈地跳动：回家这頓打可怎么挨啊！

## 半輩瞎子睜開眼

生產隊長 金德榮口述 李述寬整理

我九歲那年就給地主李三原放豬。在李三原家西邊的大道旁，就是一所小學校，學生們整天的唱歌、體操，說呀笑呀的，熱鬧得很。回家就對媽媽說：“我不放豬了，我要念書。”“孩子，咱家連飯都供不上口，哪里還有錢念書！”我噘着嘴說：“人家東家那個禿頭‘滿倉子’還上學了呢。”“傻孩子，咱可比不得人家，滿倉子他爹爹說句話都來幾百元，可你們爺們累斷腰筋還掙不上吃的呢。”我依在媽的懷裡撒嬌了，“我不嗎，反正我要念書。不讓我念，我就不干活。”我爹在旁邊聽見我說不干活，就火了：“你這個小兔崽子，不干活你想干什么？你說！你爹把脊背都累彎了還得干呢！”媽媽看我哭了就哄我說：“好孩子，別哭，好好干活掙幾個錢再念書也不晚哪。”我听媽媽說掙幾個錢再念書，就不哭了。心想：好好干活吧，這會兒有奔頭了。回到東家就賣死力氣干，每天除了放豬外，早晨還給當家奶奶拿草做飯、扒灰，一天天忙得腳不沾地，脛不靠炕。雖然這樣干也不發怨，因為我要掙錢念書呀！

時間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在地主家一連干了三年的，我也沒撈着念书啊！我問媽媽時，媽媽還說那句老話：“孩子，好好干活掙几个錢好念书呀！”这回我可不听那一套了，我就在媽媽身前身后哭着說：“我不干了，媽媽別弄我。”媽媽看我哭的很可憐，她那被忧愁折磨得多皺紋的臉上，也沾滿了眼淚。她顫抖着那干枯的嘴唇，說：“孩子，不是媽不讓你念，就是咱家窮呀！”我爹也看我哭的很傷心，心也軟了，長長的吐了一口粗氣說：“把這一年干下興過年再念吧。”我媽媽一听爸爸這樣說了，就附合着說：“就是你爹媽賣骨頭，也供你念书就是了。”那時我不管家里怎么窮，父母親怎么愁，怎么苦，只要供我念书，那就是最好的事了。我一看这回爸爸媽媽两个人都答应了；高興的沒法說了，好象我已經和其他孩子一樣到了學堂里。

就在这年的秋天，一天下午，忽然風起雲湧，來了瓢潑大雨，疾雷閃電的，震得山搖地動。我剛想把這二十多頭豬趕家去，可是豬被雨澆的滿山滿嶺亂鑽亂跑。把豬扔了自己避雨去吧，害怕！一怕扣工，二怕棍打，只得滿山遍野的攆開了。忽然從雨帘里站出來兩個老頭，穿着黃澄澄的雨衣，我尋思是米幫我趕豬的了，我樂了，象是在大山里迷了路突然得救似的。誰知我剛跑到他們跟前，兩個老家伙喊住我，不讓我亂跑，要我好好看豬。啊！原來是地主派來看我的，看看我是不是把豬扔了自己跑了。

大風雨的秋天，我渾身只穿了一套露肉的單衣，連個帽子也沒有啊！我被雨澆的象個落湯鷄，凍的我直打牙幫，我覺得



全身一“突突”的，象掉在冰窖子里一样的凉。一直淋到天黑。第二天我就起不来了，浑身上下烫手的热，一躺炕上就是四十来天。病还没大好，但恐怕东家扣工，就在四十天头上上工了。

打完场了，东家拿出一卷子钱，我乐的心蹦蹦直跳，不敢看东家一眼。心想：这会儿可有钱念书了。东家走到我跟前把钱递给我。我的心不知怎么跳的这么厉害，连我自己都听见跳动的声音了。东家说：“给你，这是三块钱，因为你耽误了四十天，扣你四块钱。”我冷丁倒抽了一口凉气，几乎站不住了，高兴的心情一下子没有了。这个狠心的东家，我一年才挣七块钱，这一下就扣去四块钱！没等我开口，他早就大摇大摆的走了。我拿着这三块钱，象疯了似的一口气跑回家去，边哭边对爸爸妈妈告诉，妈妈气的只知道哭。爸爸把脚一跺，说：“走，我去告他，这简直是骑着穷人的脖子拉屎！”妈妈一把拉住他说：“别惹是非了，你去告人家还不是自找嘴巴子打！”爸爸虽然发了一顿脾气，最后还是蹲在地上抽闷烟。最后爸爸妈妈说：“这会儿没什么也叫你念书。”

过了年，我准备上学了，哪知道半年学费就是十二元。我去年一年才挣了三块钱，爸爸挣了二十块钱，除了东家扣工，再买点吃粮也就完了。爸爸妈妈愁的吃不下去饭，不叫我念吧也觉得对不住我，叫我念吧，也真没有钱。这时我心里也转过弯来了。啊！这不是爸爸妈妈不叫我念书哪，是咱家穷啊！我心一横不念了。就对爸爸妈妈说：“我不念了，好好干活，挣钱养活你们二位老人。”就这样把我的读书光景混过去

了。又糊糊涂涂的混了半輩子。

不識字的苦楚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哪。我記得有一年过年时，我把正北上的“敬祖宗年年有余 孝父母月月平安”的对联，貼到房屋門上了。有人告訴我时，我的臉火燒火燎的。一年秋天，我那个小子病的死去活来，我把家仅有的一斗米背到市上卖几个錢，寻思給孩子治治病，哪知道叫买卖人抓瞎子了。明明每斗米是五角錢，他才給两角半錢，足足少了一半，我也不知道呀，找人一看才知道錯了，可是晚了，那个奸商早跑的无影无踪了。在旧社会里不識字誰都來欺負你。你只得鼓肚子生自己的悶气。

解放后，共产党和毛主席領導农民翻了身，我一九五四年也参加冬学学习。当时我想：三十八、九岁的人了，学习也是白搭工夫。所以在冬学里学习也不用勁，人在屋里坐的，可是心早就跑了。人家說我：“年年上冬学，年年从头学”。

后来我当上村干部和社主任了。不識字当干部，一天天睜开眼睛就是困难。出門开会不会記錄，明明开了七、八天的会，等我回来时就忘的剩不多了，传达时三言两語就說完了。有一次区上来通知，告訴去拉豆餅，可是我拿着通知跑了三十里路到区上“开会”去了，当时有人告訴我不是开会时，我的臉象香头燒的一样难受。我生自己的气，从前因为家庭穷不能念书，現在党領導我們翻身了，又組織冬学、扫盲小組，只要肯学到处都可学习，自己为什么不往里钻一钻呢？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

說起来，我学习文化遇着的困难不算少，那时当主任要到

各个生产队去领导生产和检查生产，每天脚不离地，白天是没有时间学习的。晚上差不多天天开会，有时一直开到小半夜，所以学习时间很少很少。但我一想起我在工作、生活中从旧社会到现在遇着的困难，和党领导我们在政治、经济上得到翻身，现在为了更快的提高人民生活，领导我们搞合作化，早日奔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可是没有文化怎么能更好的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掌握先进的技术，搞更大的增产呢？又怎么领导群众？想到这里，我的学习劲头就来了。我向党委保证：在党的领导下我要苦学苦练，永学不厌。所以我就白天没有工夫晚上学，晚上没有工夫早晨学，每天都挤出时间学习三个钟头。为了我学习的快、学习的好，就找了一个高小毕业生，和他订下包教保学合同。

可是只靠当时教那一阵子是记不住的，我走路嘴也嘟念着，吃饭时心也想着字的模样。晚上躺在炕上也想着，有时为了一个字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就点上灯看一看。

能记住了，不会写还不行。起初学写字可把我累坏了。我觉得学写字比刨大镢那个活还吃力。刨大镢有时还不出汗呢。可是我一拿起笔，脑瓜子上的汗直冒。虽然用力的握着钢笔的脖子，可是写出来的字总不受看，歪歪斜斜的，象长了翅膀要飞似的。我的老师对我说：“别泄劲，别着急，不论干什么，不能一锹就挖眼井。要记住工到自然成这句话吧。”果然不假，我写了一个月后，象个字样了，拉个笔划也直溜了。这时我就爱写了。我觉得“眼过千遍，不如手写一遍”这话有道理的。从此，木棒、石子、砖块、手指头都是我写字

的笔，墙壁、門板、桌面、地皮都是我写字的紙了。我体验到了，只要能下决心，利用书不离身，字不离心，有空就学，不会就问，不怕困难，苦学苦练一定能学好。

四年前，我还是个斗大字不識半升的人 現在我已經認識了两千多个字了。我象忽然多了一双眼睛一样。能够看报纸，看杂志，象红旗、理論学习、好党员、农业技术等 都常看，它們都成为我做好工作离不开的了。現在开会能够记录了，也会写通知、信和打报告了。

我真沒想到象我这样当了半輩瞎子的人，今天又睜开了眼。我知道这是托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福了。在我們前阳人民公社里，象我这样的瞎子又睜开眼的就有七千多人。我們公社为了讓我們的学习得到巩固和提高，公社共建立二百六十六所业余中、小学。現在我和我一起脱盲的兄弟都在业余红专学校里学习。

## 漁民的遭遇

社員 于永祿口述 曉春整理

打十四岁起就赶海，四、五年过去了，慢慢的水上的一些規矩都通了，橈也会搖了，十八、九岁我就上船了。

那年月，一上船就等于把命交給了閻王爷，他叫你丑时去，你真时去都不可能。

現在下海有皮衣裳，还都一水的穿着胶皮靴子。可过去下海都穿着破棉袄，光着脚，頂好的能鬧上一个草窩穿。海水弄到身上，晴天头就硬，象穿着铁片片；赶上坏天就打卤，就是这样干，也还是吃不上。我家是苞米糊涂喝不上流，一到春三月就靠海滩上的硷礮子<sup>①</sup>活命。那时真是船一活动起来还有点吃的，船一插起来，飯碗也就插起来了。

可是，你看看东家吧！冬天穿着狐狸皮大氅，夏天穿綢子，一出門小車子坐着，离我家不远的船主董义兴，外号董扒皮。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大魚大肉陪着，到过年过节还講一套一套

---

<sup>①</sup> 硷礮子是生长在海滩上的一种野菜。

的呢！他們吃飽了喝得了天天淨核計些什麼呢？還不是淨核計怎麼喝咱窮人的血汗嗎！

我永遠也忘不了八月十四這一天。早晨起來出外看看天，只見葦子隨風搖的很厲害，天起風了。想着不下海吧，可東家不答應啊！

那天，我們頂着風把船開出去了。黃灰色的天霧蒙蒙的，空氣冷森森的。船駛到瞎子溝的時候，風愈來愈大了，而且刮起了旋風，旋風帶起的水柱子上頂天下挂海，小船在海上亂轉轉。不久，風卷起了浪，一丈多高的浪，好象一群凶惡的猛獸，一個接一個的向小船撲來，象要連人帶船都吞下去似的。船象小瓢似的，時而被浪花打下去，時而又隨着浪花飄上來，人在船里五臟六腑都要倒出來。

“子二哥，掌好舵，向右，向右。”一個大浪過後，搖櫓的小王朝我大聲喊。沒等我答言，又一個大浪辟頭蓋臉的壓過來了。這年我已經二十四歲，凭着在海上五、六年的經驗，我約摸不好，眼瞪得溜圓的，拚命地掌着舵，躲開一個接一個的浪頭，心扑登扑登的象打鼓。

又一陣更大的旋風，白茫茫的水柱子帶着呼嘯聲沖天而起，我被大浪壓到船艙里，連氣都顧不得喘，死命的把住艙梁。不管怎樣窮，還是不願意死啊！一剎那間，我想起了自己的家小。

過了那陣旋風，下來了一陣西南風。我從艙里鑽出來，搖櫓迎風往上跑。這時就看見關福良哥倆使的那只船順流向下飄，遠看象一個木排似的。

我一怔，心里格登一下，船靠近时，我看见王铭祥还在船上。

“关福良呢？”我觉出我的声都变了。

“没看见，他弟兄俩都没影了。”

船靠了，我们几个船的人都到王铭祥船上，七手八脚的打开了舱……。

原来，一个大旋风过来，哥俩就手都被甩下去了。风停了。天灰蒙蒙的，看不出哪是天哪是海。船友们有的坐在船板上掉眼泪，有的站在那里出神。

“我们捞，不能让他们的身子喂了鱼鳖虾蟹。”不知是谁冒出了这样一句话，提醒了大家。

捞哇，捞。不知过了多久，我们载着关老六的尸首，载着痛苦和仇恨把船靠了岸。

我一口气跑回了家，一头瘫在炕上。八月十四 凄凉的月光射进屋来。从海滩上傳来一阵阵凄惨的哭声……。

吃人的旧社会呀，渔夫抛下的孤儿寡母不知有多少！

## 父亲的死

社員 孙培儉口述 張永发整理

今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刚刚洗过脸，大队王支书就推开门走进来，我一看是他，就一下坐起来，支书忙扶住我，恳切的說：“你快躺下休息，发昏这样重，不能坐起来。”我一时感动的不知說句什么好，半天才說出一句：“你每天工作那样忙，怎么还能抽工夫来看我的病呢？”支书忙滿臉带笑的說：“我怕你的病沒好利索，所以在开会之前先来看一下你，要用錢的話，告訴我一聲，大队給你想办法。”随后他又說：“至于一切生活問題，你放心好了，党会很好照顧你的，安心养病吧。”他又安慰了我一会儿，就走了。我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想起了我好病的原因，也立时的回忆起旧社会父亲的死。父亲的死象一幅悲惨的画一样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觉得眼圈一热，不觉淌下了几滴眼泪。我永远忘不掉我父亲是怎样死的，我是怎样治好病的。我痛恨旧社会，永远記住共产党的恩情。

一九四〇年的七月間，天气比哪年都热，热的人透不过气来。在这时流行病就开始活动起来，尤其是霍乱和痢疾，在我



們住的地方更盛行。

那时的卫生情况非常不好，我們穷戶人家更厉害，一年到头給地主扛活，吃的都供不上嘴，有誰还有心思去打扫卫生呢，所以在夏天就能叫臭味熏死。蒼蠅从粪坑里、便所里、堆在院里的粪堆上和路旁、院子的散人粪上，成群結队地直往外飞，嗡嗡的涌进屋里。那时候的穷人，都是好多家住着一个大杂院，而且住对面屋的多，拥挤着的屋子和院子里就更不講究卫生了，院子里除了粪坑就是便所，埋汰的要命。所以，傳染病就很快蔓延起来，簡直沒有个擋，我們附近的“乱坟崗子”每天都有人往里埋死人，号哭声随时都能听到。咳，想起那时的人死的太容易、太慘了。

我們家和另一家共住在三間低矮的小破草房里，我們七口人就挤在一鋪炕上，低矮的小廂房成年累月見不到阳光，屋內反潮的厉害，柜底下的毛粪一摊跟一摊，再加上推涌不透的蒼蠅整日在屋內乱飞乱撞，小屋就显得更加阴暗悶热，住在那里面不用說多么熬燥人。我奶奶就在这个环境下得了痢疾病。那时我和父亲都給地主扛活，家里連一粒苞米都存不下，吃上頓愁下頓，哪有錢給奶奶找医师治病，就只好請了个大神跳了两宿，这怎么能好病，現在想起来，那时人太傻了，白白讓大神把我媽在我姥姥家借来的两块錢給胡弄走了，我們只好直瞪两眼看着奶奶死去。

奶奶的死，当时对我并不怎样痛心，一来因为她年龄已过七旬，二来当时我們家着实养活不了这七口人呀！誰知道屋漏偏遭連夜雨，严霜单打独根草，过了十多天我父亲又得了和

奶奶一模一样的病，这可把我们吓坏了，我们家这几口人全仗着父亲撑门过日子，他若是死了，就指我一个人扛活养活这些人，弟妹都小，这可怎么办呢？

父亲病倒在炕上，又有人叫跳大神，可这回连跳大神的钱也没有了，我们姊妹四人就和母亲守着父亲哭。难得实在没法，就到处打听土法，用“油眼”根和“苦姜”根烧水喝，最初还能吃下去，后来吃下去就嘔。看看没有办法，就只好硬给他“拔罐子”，身上都变成紫色的血格子了，但病一点也没见轻。

这样过了三天，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也用完了，这就更急人，我只好领着妹妹到我姨家借了一升小米和一斗苞米来家。我父亲一看见小米，他那三天没沾个米粒的嘴唇忽然上下掀动了几下，瘦得凹陷下去而只剩两个高高突出的眼眶子的大眼睛睁开了，脸上显出了多年来未有的一点微笑。母亲知道他给地主扛活多年不曾吃过米饭的，就急忙烧火做点饭，用羹匙子一口一口地喂他，父亲舔了舔发干的嘴唇，用力地吃了两口，但病鬼也不知可怜穷人，在狠狠折磨他，他翻了个身，把两口饭又吐上来了，这又引起我们一阵痛苦。就这样守着他死吗？我真不忍心看他这样的受罪，急的象热锅上的蚂蚁。在这个无钱难求医的黑暗社会里，有谁还能救活他呢！

第二天，我东跑西奔也没借到一点钱，就偷着把借来的一斗苞米背到集上卖了五角钱，又卖了几个鸡蛋，才好歹七凑八凑弄到一块钱，我欢天喜地跑回了家，进门就嚷着说：“不要紧了，这回我们有钱了。”母亲那张哭淋淋的脸顿时显出了笑容，肿得象双桃子似的眼睛也放大了，父亲也有气无力的动了

一下头，都把一綫的指望放在我这句话上。媽媽急着問：“快說，你在哪儿弄的錢，是多少？”当我說明来由，把一元錢放在炕上以后，她那被痛苦折磨得滿是皺紋的臉上，頓時沒了笑容，父亲也失望的喘了一口长气，这可看出来他是多么不願意死啊，多么希望能有錢治好他的病，他起初当是我弄来的錢可以治病了，可是他一看是一元錢，就摇摇头把眼睛闔上了。媽媽唉声叹气地說：“傻孩子，一元錢哪能治什么病啊，現在的医师是見錢眼开，这几个錢他能給咱們治病嗎！”愁思又涌上了我們心头，可是总也得用这一元錢給拿点葯吃呀，也許老天可怜我們能治好。但誰知道嘴里不吃肚子挪弄来的这点錢，还是給野狼們預备的呢！

天早已黑了，我和母亲象坐牢似的守着炕沿的一个小油灯，在核計明天去抓葯的事儿，忽然房門忽噶一声被踢开了，几个村上的爪牙們闖进来了，一个个都用手捂着嘴。其中一个人狠狠地指我父亲說：“装什么病？就是你死了，也得叫你儿子去作劳工，有两个人就要去一个，快收拾下跟我們走。”說完就来拖我走，全家人听了这段話，真是雪上加霜，哭成一团。我母亲忙上前作揖求情，好說歹說也不行，他那一双鬼溜溜的眼睛直往炕上那一元錢上瞅，急的我媽沒有法，含着泪把这个“救命錢”塞到他手里，他才撇了撇嘴說：“看你家病人面子，讓你明天走。”說完还有点嫌錢少，把我家翻了个遍，才走了。我当时真气炸了肺，想动动手，可是那个穷人受苦的社会，一口粗气也不讓你喘。

一綫的希冀也带走了，父亲的病就更重了。他爹一声媽

一声地叫着，疼的利害的时候还直瞪着眼叫我妈：“你快，你快想办法……。”想什么法，钱是一点弄不到了，我们看着父亲那样的想找人治一下，心里真是刀绞的一般。到第二天傍午，他用尽所有的力气说：“我不行了，如果给我治一下，高低我不能死啊……。”说完头一歪就断气了。

那年我父亲才四十四岁，多么强壮的体格，得了点病，就一口药没入肚的去世了。直瞪白眼看亲人死的事，在旧社会太多了，简直不是稀奇事，可是和现在一比较，就觉得是天地相差的事了。

我打今年七月就病了，一直病了三个多月。八月十五前后那几天，病的人事不省，头昏的要命，说胡话，三天没吃饭，人家都说这个人完了，再有一天不治就死了。社里知道后，马上开了介绍信，送到县医院治病，还贷给了五元现金。经医生耐心诊治，我脱去了危险。回家后，先后又花了社里四十多元钱，到处请医生治疗，病到底好多了。大队支书和队长，在我养病期间还经常来看病，安慰我好好养病，对我作到耐心照顾。

在党这样关怀下，什么重的病也能治好，在十月间我就差不多全好了，为了感谢党，我要求早点下地干活，但支书一看到我还没完全好，就还让我休养几天，这可真使我过意不下，我经常对孩子和老婆说：“我这病要在过去早就死了，过百日了，这是党和毛主席救活了我，应该记住这恩情，感谢党和毛主席。”

## 长工和地主

社員 郝思喜口述 李述寬整理

那是十五年以前的事了，說起来真叫人恨。

那年，我硬着头皮去給地主張蝎子赶車。

張蝎子不是这个地主的真名，是村里人給他送的外号。群众为什么叫他張蝎子呢？这是因为他对伙計太苛毒了。有的伙計在他家当牛当馬的干了一年，結果一粒苞米都拿不家去。这样的还算不錯。有的反倒掙了一身飢荒，还不死賬，只得把身子卖給他，連年給他干；再不就得逃走。所以，提起張蝎子雇伙計，真是頂风臭出四十里。跟前的穷人，宁肯饿着肚皮，也不給他干了。沒法子，他只得从很远的地方雇来两个不知底細的人。但干不到几个月，也来了个冷鍋貼餅子——溜了。

关于这些事我都知道，可是我偏偏不服这个勁。这年我給他赶了三个月車，就惹了一場大禍，險些送了命，他也差点見了閻王。

張蝎子这老家伙，个儿不高，粗的象口瓦缸，平时戴个紅

疙瘩头帽，穿件青付綢大布衫，外边还套个小馬褂，走起路来象怕吓着似的，一步移不了三寸，慢的象拉香油。白天除了到地里去監視監視伙計干活外，很少出門，在家守着他的大小老婆，有时从窗外还可以听到他扒拉算盘希里哗拉响。再不就撅着屁股象口猪一样的呼嚕呼嚕的睡覺。每到晚上，就象一只夜猫似的“醒醒”。一双凸得快要崩出来的青蛙眼，瞪得象坟崗上的鬼火一样的亮。每当我把車卸了，吃了晚飯，躺下剛要入睡的时候，他就蹣手蹣脚的把門推开，到轆口棚里把那头公驢解开。

公驢野性，暴躁，一看見騾子馬，又啃又咬，一边粗獷的哈哈大叫。这时他就赶快跑回去把門嚙啣一下推开，象那个公驢一样的直着嗓門喊：“車伙子，快起来喂喂牲口，牲口餓的把繩繩都掙断了你也听不見！”他就爬在窗上，拿拳头用力敲着窗櫺，震得房笆直往下掉泥块，鬧得屋里四个伙計都睡不安宁。所以我以后每天晚上都起来喂四五次。冬天夜长，多起来几次，就是挨点冻也抗得了。一到春天，天长夜短，活重、人乏的时候，一宿再起来四、五次喂牲口，那就不用想睡覺了，再說牲口也不吃啊。可是張蝎子偏要求这样做。

一天我們四个伙計一核計，想出个道眼来，叫他来个哑巴吃黃連，有話說不出。

吃晚飯的时候，我特意叨念着：他媽的，这覺就是睡不够，一到天黑眼皮就打架。

說真的，确实就是困乏。你想白天扶着一副馬犁杖，还得帶小跑。穿着一双大靸鞋，灑进去不少的泥，足有十多斤重，

跑着跑一天确实累得够呛。晚上往家走的时候，两条腿觉着象从地里伸出来两只手用力扯着一样的沉重，到凳上一坐，两条腿就象锥扎的一样痛，吃完饭，我到伙计屋去，真想要睡上一觉解解乏。可是一想到这个仇不报多会儿也不能睡好。等伙计都躺下时，我特意把门使劲关上。然后找了一个大棒子，躲在牲口圈一个角上。

张蝎子听我吃饭时说今夜要好好睡上一觉，心里早就气炸了。他想：好小子，你给我睡个样看看！

我两只手握棒子，眼睛直楞楞的瞧着上屋那个门。借着淡淡的月亮，还隐约可以看见这房子的模样；这是五间海青房，墙壁是砖不到顶，在墙皮外面还画了些壁画。门上边还有一面面朝外的大镜子，据说这是张蝎子为了避邪照鬼用的。

原来张蝎子家住在黄塘边上，他嫌那个地方一下雨就叫水包围了，出入不便。所以风水先生，就给他找到这块原来是坟塋地的有风水的地方盖上了房子。

张蝎子搬进了新房子，每到晚上，他小老婆就说听到屋地上有人在地板上格登格登地走来。张蝎子的小老婆吓的一宿一宿不敢合眼，抱着张蝎子逼着搬家，说这房子闹邪，有鬼。她愈核计愈犯疑，说这坟地曾埋过两个女人。

张蝎子一天到晚也吓的心惊肉跳。但又舍不得搬，就又找了个阴阳先生，给避邪，所以才安上这面镜子。

其实哪来的鬼呢？只不过是做贼心虚罢了，原来这个地方是张蝎子逼迫死了穷人老孙头而霸占来的。杀人的不得不时时想着自己的两只血手。

我正想的出神，北屋門吱嘎一聲開了。張蝎子象个豆虫一样，輕手輕脚的奔牲口圈走来了。我想：好啊，你来吧，我把馮子都弄好了，就等你上鈎了。

这家伙四下一撒摸，見院里靜悄悄的，只有几头牲口喀吱喀吱的吃草声，看样子胆子壯了。到驢跟前就解纜繩，我覺得身上的血一下子涌到臉上，心也蹦蹦直跳。怎么办？先抓住他的脖領子，还是先給他个当头棒子呢？当真这样办以后吃飯地方可就沒有嘍。但是又一想到这家伙从来沒做过一件好事，恨得我牙根都痒痒。

我一个箭步跳上去，掄起棒子沒头沒臉的打下去，只听他哎呀的一声，象个装粮的口袋一样的倒下了。我知道大概敲到致命的地方了，这家伙昏了过去。我有些慌了。一想，他媽的，一不作二不休，不管那一套，就是死我也先敲你几下子。我把他搬了个个儿，叫他屁股朝上，又打了一頓棒子。这家伙胖啊！那棒子落下去象打在一摊棉花上一样，扑哧扑哧的响。这时我喊了一声：“不好啦，有人来偷牲口！”

屋里的伙計們听我喊都跑出来了，本来都想敲几下，借这个机会解解恨。哪知到跟前一看一动也不动了，以为是死了，都楞住了。这时我說：“老王，你去喊当家的一声，就說偷牲口的叫我打死了。”

張蝎子小老婆听說打死了个偷牲口的，媽的一声爬起来了，象被蝎子螫了一样。

“你們这些穷鬼，也不长长眼睛，那是当家的，你們給偿命好了。”嗚嗚——。小老婆走到跟前一边数叨一边哭，象她爷



死了一样。

“怎么？是当家的？”

“哎呀，他晚上来偷牲口干什么。”大家特意装不知道。

这时我说：“不是当家的，当家的还能黑夜里来偷牲口？太太，你看错了吧。”

“是我呀，是我呀。”小老婆将要站起来，张蝎子苏醒过来说话了。大家一听，知道没死，松了口气。我和老王急忙哈腰扶起来，我热情地问：“打坏了没有？唉，这都怨我不喊一声，再说黑天瞎晚解缰绳干什么？吓的我一泡屎没拉完就扑上去了。”

“遇着你这个人还有点轻重，遇着我这个毛毛楞楞的人哪，说不定这会儿当家的就送了命呢。”老王慢慢腾腾地说着。

这时张蝎子一边小声的呻吟，一边象念经似的一字一板的说：“你们都滚去睡觉吧。……”我简单的陪了几句不是，就走了。

这夜，伙计们都兴奋地睡不着了，大家都说：“狗日的，这回可尝着辣汤了。”

### 三

千万个个体的农民按着党指引的方向，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又进高级社，正象千万道河流奔向大海一样。但在这汹涌澎湃的历史激流面前，也有的人在绕着弯子，也有的人曾经迷失了方向。党——我国人民的伟大舵手，在农民中间进行了巨大的工作，才取得了合作化运动的伟大胜利。



# 大 順 社

生产队长 孙福贵、社员 郭玉镇等口述 李述冀整理

大順社，是前阳人民公社这块土地上最早办起来的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来是九户小社的名字，可是到一九五六年七个小社、三百一十二户，并成个大社时，还叫这个名字，为什么呢？那我得从头讲起。

这是一九四九年的事情了。

共产党领导我们斗倒了地主，全村的贫农都分得了土地和房子。从此，穷困的魔鬼被翻身后的人们一脚踢开。全村十多户要饭的也踢碎了要饭筐，折断了要饭棍。老王头把踢碎的筐、折断的棍生着了火，嘴里嘟囔着：“去你妈的吧，叫你和大地主一块见阎王去！”

“土地就是命根子，有了它不愁没有金子。”分得了土地的人们，都要把自己的土地弄好，一来使自己多得点收入，改善改善生活，二来土地是共产党给的，如果把它荒废了，那用

什么来支援国家建设，再说也对不起共产党呀！除非那些没有心的人才把它垦的满地是草。所以，人们黑天白日的在自己心爱的土地上忙碌着。

人们都知道，“地不下粪板不强，土不翻宜不打粮”。有些中农人家，有大骡大马，把自己的土地翻的宜透透的，牲口不足的贫农，虽然能下死力的干，把地收拾的一棵草也没有，可是地板死硬死硬的，不大长庄稼。贫农刘洪义把省吃俭用的几个钱用来雇牲口翻地、种地，可是也不知道有牲口的中农刘云生对自己的牲口爱惜呀，还是心眼不好使？虽然他花了很高价钱雇他的牛犊，但就划破了地皮，刘洪义气的嘴唇颤抖着问他：“刘云生，你想不想生儿育女了，看你把我的地造成什么样子，你能对起我用血汗换来的钱吗！”不说可倒好，这一说刘云生还不干了呢！刘洪义急的腮皮都要挠下两张，两天工夫眼睛上布满了血丝，最后贫农袁道增和石永贵同情他的难处，把自己的小毛驴子借给他把地翻完了，插上了秧。到秋一算除了雇牛犊和一切农用费，还是不富裕。他一想一年到头起早爬半夜的瞎张罗了，虽然地是命根子，可是自己不能种，却成了一块心病了。就心一横把十多亩地卖给中农周景汉了，自己觉得倒不如给别人干利索、省心。

贫农石永贵听说刘洪义把地卖了，就气乎乎地对袁道增说：“看刘洪义这小子多么没有良心，把共产党给他的地都卖掉了。”袁道增皱着眉，若无其事地说：“他也知道对不起共产党，可是不能种还有什么办法，这就是眼看是块金子没本事拣呀！”

石永貴的臉上頓時堆起了几道深深的痛苦皺紋，說：“袁道增大哥，我的地無論如何也不賣。我想：賣地的人虽然是生活逼迫的，但也是他們沒有恒心……。”說着抽身就走。袁道增呆呆的望着他的身影，想着他近年来的情况：

石永貴在解放前是連个閩棍地方都沒有的人，解放后分得了土地，自己买了一个毛驢子，但一个驢子是不能种地的啊！所以翻地、种地还得雇工，沒有錢就賣稻“窩子”，每年都賣几石稻“窩子”，春天每石稻子十二、三元錢，到秋能賣三十多元，但为了雇牛犍，再不合算也得賣呀！所以一年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袁道增自己的光景也并不比他强，去年借万兆祥一石多稻子，春天借一石，到秋还一石五或两石，这样高的利息有时还借不着呢。

解放后有部分貧农虽然分得了土地，但沒有力量弄，再加上个体經營，經不起天灾人禍的襲击，就忍心把土地賣給了那些沾尖取巧的富裕中农，日子过的就越来越貧，那些富裕中农越来越富。

剛剛被消灭的剝削階級，又有被富裕中农取而代之的趨勢。到一九五一年末，全村賣地的貧农就有八戶，賣稻“窩子”、拾錢的有十五、六戶。买大轆轡車的中农有十二戶，放高利貸的有五、六戶。新式中农万兆祥每年春天买十几石稻“窩子”，到秋一、二百元撈到手了。有些富裕中农來錢如潮水，而貧农掙个錢比啃石头还难。

## 二

一九五一年冬天，吳大順到區上開會回來，就召開了個貧農會，他在會上說：毛主席早就給我們指出小農經濟不能擺脫窮日子的道理。如果我們照舊單干，我們窮哥們又要回老路了。貧農王遠治說：“聽黨的話沒錯！”肖模義說：“我看咱們早該組織起來，我們窮哥們沒有大驢子大馬，多套幾個小驢子也一樣種地……。”劉本利說：“如果早組織起來，劉洪義的地也不能賣呀！”當場這七戶貧農都報名參加互助組，第二天中農胡仁春也報了名，吳大順被選為組長。

這個互助組的成立，象一聲春雷，震動了整個村莊。一些中農整天在一幫倆一伙嘀咕着：“哼！他們成不了大氣候。三天不到黑就得垮台。”有的地主也趁機破壞說：“伙養船得漏，伙養牲口得瘦，一個人一個心眼，他們要不打個頭破血流，我倒着走……。”脾氣暴躁的肖模義聽了這些風言風語，臉漲的通紅，回去就氣憤的對大家說：“想走老路的那些富裕中農，瞧不起咱們呢，咱們一定拧成一股繩，干個一名二聲給他們看看。”大家都說：“對，非得爭過這口氣來不可！”

建組的第三天是正月初六，天剛亮，吳大順就吱吱的吹起哨子，組員們都挑着筐，拿着洋鎬去給組員劉英吉送糞。全組仅有的牲口才兩頭驢子，送糞全仗人抬。

剛下過雪的天氣，北風呼呼緊吹，家家戶戶的水缸都結上了一層厚厚的冰。

在炕上坐着的中農萬兆祥，臉色鐵青，不知是為老婆沒生

火烤气的还是冻的。他正想斥責老婆，忽然从外边傳來一陣陣說笑声：“这天干活才起劲呢！”“这风小了点，再大点才好呢，我热的要命。”“哈……哈……。”他把玻璃窗上的冰用手指盖刮去，往大街上一望，喝！这帮小伙子，还有些老头，挑着筐子跑的满头大汗。看到这里，他身上也有点暖和了。于是鬼道眼涌上了心头，他想：这帮子人太能干了，把地入到这里，准能捞一把。再說我用牲口頂他們人工，也用不着干活了。想着想着，他就去找吳大順，商量着入互助組。吳大順說：“等全組商量商量决定吧。”他笑着說：“吳大哥，这回成不成事就在你了。”說着皮笑肉不笑的走了。

吳大順和全組一研究，大家都不同意他来，刘本利說：“他年年放高利貸来剝削我們，不要他！他那个資本主义脑袋，和我們不对路。”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說了一气，最后吳大順說：“万兆祥过去也是受过苦的人，是我們家內的人，大家應該团结他，帮助他。”大家一听也觉得对，就把他收留了。

万兆祥入互助組以后，別的中农就不三不四的說：“万兆祥这小子才沒有骨頭呢。”“凭他那两头肥壮的牲口，入到那里还不得死吃虧呀！”其实万兆祥比他們还会算：自己十多亩地，加上买了五亩多地，有两个牲口頂工就够。要不每年雇工插秧、薅草也得往外掏不少錢。別說不吃虧，就是吃点虧，全仗老腿腕上拔根毛。每年买十几石稻“窩子”那才是真正的收入呢！

九戶的互助組，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而且开始了送粪、拉泥等緊張的劳动。互助組成立一个多月工夫，粪都送出去



了，这一年各户垫圈用泥也拉够了。

### 三

一九五二年春，有一天，外边下着小雪，互助組組員都集聚在吳大順家。肖模义說：“这次吳大順到县里开会，听說是研究关于互助合作的一些事，去了六天，也該回来了。”大家也都焦急地等着他带回来新的消息。

“当……当……”下午鐘打四点时，吳大順背着个小行李，手里拿一卷文件进来了。肖模义忙从炕上跳下来，帮他扫掉了身上的雪，急忙問：“吳書記，县里开的是什么会？”

“开什么会？快說吧！”别人也跟着問开了。

吳大順不慌不忙的打开手里拿的那个文件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这一念不要紧，屋里的人象开了鍋一样的沸騰起来了！

“怎么个事？快說說吧！”

吳大順把在会上县委书记的报告，向大家简单的传达了。最后他說：“咱們各干个的，力量单薄，誰也种不好地，穷还是穷。互助合作才是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县里意見，叫大家普遍的組織互助組，‘同时也要試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人家別地方早就开始办了……’吳大順沒說完，大家就哄嚷起来了，有的說：“他們能办我們就能办。”有的說：“对！只要听党的話就沒錯！”

这时，万兆祥听着屋里挺熱鬧的，也进来了，刚一迈門坎，急性子王远治就問：“老万，我們成立合作社了，你干不干？”万

兆祥還沒來得及考慮，隨便哼了一聲“干”。等聽說牲口、土地都要入股分紅時，他的臉一陣紅一陣青的，他想：入互助組就滿好滿好的，誰的地打糧就是誰的。可是入社，土地入股分紅，不如互助組呀。剛想張嘴說：“不干”，一看那些楞頭青小伙子，話到嘴邊又吞回去了；他好像聽見那些小伙子說他，“不干就拉倒！少你這個鷄蛋，也能做成槽子糕！”又一想：干就干吧，土地多，沒問題分紅也是多。牲口反正也算錢。想到這，坐在那裡稍息當了一點，吳大順早看透了他的心事，就問：“願意入社的舉手看看。”大家都舉起了握得緊緊的拳頭，萬兆祥也懶洋洋的舉起了手。最後吳大順宣布小社成立。吳大順被選為社主任。

第二天，社員都把牲畜牽到一起了，共有四頭牲口：一頭黑牛，一個驢子，兩個小毛驢。

吳大順農業生產合作社——前陽這地方的第一個農業社辦起來的消息，象一聲春雷，震動了整個村莊，一些貧農更迫切的要求組織互助組、合作社了。

#### 四

四月的天氣暖和和的，樹冒出了嫩綠的芽，酣睡一冬的茅草露出了頭，綠蔥蔥的鋪滿了墳墳、河邊……。插秧的時候到了。

全村一千六百多亩水田，都靠機器抽水。可是拉古哨發電站被美國鬼子飛機炸壞了，電源終斷了。人們等一天，機器還是死死的躺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吳大順組織社員用水拉

子拉水、用水桶澆水，上一塊水插一塊秧，僅用十一天的工夫，全社一百多亩地插上了秧。單干戶瞪眼了，雇工沒有人干，一個人拉水沒有人插，有人插沒有人拉水。有的邊拉水邊干了。一直插到五月底還有沒插上的。吳大順組織社員幫助單干戶干了四、五天。

連片的土地，社里的稻子長的綠油油的，可是單干戶老宋頭的稻子才緩過苗來。

每當吳大順路過社里的稻田邊時，總是用手捏一個稻葉，翻來復去的看個夠，再不就用手趟一趟，看看有沒有蚊子。一發現稻葉上有斑點，就組織社員打六六六粉。他常對黨員和幹部說：“合作社的鞏固和發展，關鍵在於增加生產……”

九月的一天，夕陽照着將要成熟的黃閃閃稻海，反射出燦爛奪目的光輝。在微風下，沉甸甸的稻穗，簌簌的點著頭。吳大順看到丰收的景象，心里充滿了無限的喜悅。他捏了一個稻穗，一數，一百多個稻粒，頓時，他那過度疲勞的臉上，現出了幸福的笑容。自語道：“今年算是丰收了，過年呢？過年要爭取更大的丰收……。一是改良土壤，二是興修水利。在地南邊深挖一條排水溝，還能灌澆……。”

“嗚——嗚——”忽然迎面過來一輛載重汽車。這時他已走上柳林大橋。在他左邊還有一輛拉柴禾車，他沒有地方躲，急忙靠在橋欄上，可是，狂駛的汽車，已經煞不住閘了。不幸吳大順被擠在橋欄上，鮮血洒了一地……。

社員們發現了，立刻把他送到六十里以外的安東市立醫院搶救。深夜十二點，吳大順躺在病床上，睜開了眼，他用僵

硬的嘴唇，断断续续说：“你们……一定要听党的……话，团结一致，办好合……作社……”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永远闭上了他的双眼。吴大顺永远离开了我们。

吴大顺死了，真是活坎人心啊！人们哭着亲人，不断发誓说：“主任，我们要永远记住你的话，‘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办好合作社。’”

吴大顺虽然死了，但他的模范事迹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吴大顺是个忠心耿耿，热心工作的共产党员。他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谁的丈夫和妻子闹不和，东邻西舍打架吵嘴，社员之间有意见，只要他一到，一切都云消雾散。有谁情绪不高，他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直到说得你心服口服，眉开眼笑为止。

吴大顺很关心社员。社员要有个头疼脑热的，可把他忙坏了，请医生、拿药……脚不沾地的跑前跑后。

还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全社九户有七户没有吃的了（因为上年遭灾），他到磨米所借回来大米给大伙吃，他家吃菜。吴大顺不论到哪个社员家，就象到自己家一样，拿起扫帚扫院子，提走扁担就挑水。他常说：“社员入社了，一切都靠社，干部要是対社员照顾的周到，社员的干劲就足……”是嘛，全体社员在他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下，都听他的话，听他的领导，互相团结的象哥弟兄一样亲。连那初入社时三心二意、资本主义思想浓厚的万兆祥，被他感动的也能听他的领导。

这样一个好干部，死得这么突然，谁不伤心呢？社员们为

了紀念他，就把这个小社叫大順农业生产合作社。

大順社，因为这年土地連片，推行了水稻五早的新技术，管理的好，战胜了旱、虫灾，而得到了大丰收。每天地平均产量十五石二，比孙福田互助組每天地多打三石多，比单干戶每天地多打四、五石。每个劳动力挣七百多元。这时，社外的人一看，合作社到底比单干收入多，都要求入社，村里的几个互助組也要求轉为合作社。第二年这个社就扩大到三十二戶。从此，这个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沿着合作化的道路，胜利前进着！到一九五六年就扩大到三百一十二戶。

## 竞 赛

生产队长 宫德仁口述 李云整理

打成立合作社那天起，社外一些中农就暗暗的斗上了劲。社里干什么，他们也干什么。结果呢？一个一个都比垮了。就拿刘本江来说吧，和社比赛了两年，结果闹了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刘本江是个中农，解放前自己也有点地，虽然没象他叔叔那样有钱有势，但日子过的倒也不错。解放后嗽空搞些投机倒把活动。

成立社时，他对老婆说：“入社，一不自由，二不多收入。再说一人一个心眼，谁能上心弄地？哥弟兄还分家呢。不信你就到秋后看看热闹吧。”他一边掏出烟袋装了一袋烟，一边扒拉着手指头说：“你看，咱们现在的小日子扑扑腾腾的，到秋再瞧瞧吧，哪有放着大米干饭不吃，偏偏喝米汤的。”

春天到了，杨柳抽出了嫩芽，插秧期也一天天的逼近了。社里的备耕工作，已经有了个头绪。

这时刘本江的地还没翻。一天他看见社员往地里挑炕洞

上，就輕薄的笑了笑說：“你們真有勢力，打炕當糞，秋天准保丰收。”嘴是這麼說，心里却想：這才扯蛋呢，炕洞土往水田地下，還不得把稻子燒死啊。劉本江一邊想着，一邊得意洋洋的走回家了。

“我看你怎麼辦，孩子他舅舅來說雇人雇不着，不是入互助組的就是入合作社，誰也不干零工了。”劉本江一進門，他老婆就氣沖沖地對他說。

劉本江是個做事有打算的人。他看到附近人入社的入社，入組的入組，雇人有困難，就托他小舅子從外地給雇人插秧。可是聽他老婆這麼一說，就象突然挨了一棒子似的，腦袋覺得很沉，一只手托着嘴巴子坐在炕沿上。住了一會兒突然露出點笑面說：“沒有關係，咱多給錢。俗語說的好，銀子錢動人心，誰看見錢不紅眼。”

吃完了晌飯，劉本江到地里去看翻地的米沒來。一看，糟了，連個影也沒有。“叔叔滿口答應來給我翻地，難道還能熊我嗎？”他正琢磨的時候，從北邊道上過來一輛車，車上拉了一些破破爛爛的東西。到跟前一看，是他叔叔趕車，去給別人搬家，他叔叔告訴他，再住兩天回來給他翻地。劉本江雖然急的象熱鍋上的螞蟻，直打轉轉，也沒法，只好忍氣吞聲的囑咐道：“你回來高低得給我翻地啊。”

插秧開始了。社里男女老少全出動。互相競賽，你追我趕，從來不下地的孫大嫂也下地和別人挑起戰來了：鬧得熱氣騰騰。不到十天時間，全社插秧任務完成了。

劉本江雇人的計劃破產了，不論拿多高的價錢，也雇不着

人，沒法子就叫他老婆也下地干。他插八垵，他老婆还插不上四垵。刘本江看社里的稻秧子已經插完两、三天了，于是更急囑囑地說：“你快点插不行嗎？怕吓着怎么的？”他老婆早就累急眼了，叫他这么一說，心里更觉得委屈，把杆往后一推，不由分說，拔腿就走。刘本江气的眼泪快掉下来了，心想：“越倒霉你还跟着加油。”本想攆上打她几下，但又一轉念，“算了吧，憋点气吧，打她耽误活。”就只好去撈她。坐在地头抹的滿身是泥的孩子，看見他俩撕撕扒扒的，吓的哇的一声哭了。社里插完第五天，他們才插完。

刘本江眼看社里插完秧了，紧接着薅了两次草，追上了两遍粪。不几天，好家伙，那水稻长的沒有比的了。綠油油的一片，在微风吹动下，活象綠色的綢緞在飄摆着。看看自己的黄皮蜡瘦的，还没緩过苗来。地里的草虽然不多，但插上十多天了，也该薅一遍了。可是誰去薅啊！雇人雇不着，老婆剛剛插完秧就累病了。自己薅，不得二十天，也得半个月，那他媽的黄瓜菜也凉了。又一想，有了，少薅两遍就少薅两遍，等稻苗緩醒过来，我多追几遍肥，一下子就攆上他們。常言說的好：庄稼长的是粪勁，要沒有粪，你就是天天弄，也不能多打粮啊。他这么想着，認为自己虽然地沒有社里翻的深，插秧薅草也不及时，但只有肥料这一样，就能远远超过社。他乐的眉毛都站起来了。

社里的稻苗一連薅了五遍草，追了四次肥，那稻子眼看就长一尺来高，刘本江的虽然也追了两遍肥，稻苗綠盈盈的，但就是短半截。

这天刘本江蹲在池埂上，拔社里一棵苗，又拔自己的一棵



苗，一比量，真悔气，都是一块地，差四寸多。而且社里的稻子还稍粗叶闊。自己的呢，长的很細，象个魚刺。他想，現在色气是不分上下，都是綠的。又仔細一看，哦，自己的比社里的顏色还深呢，这就是說，色气已經超过社的，就是短点。如果再狠狠地追上一遍肥，不到五天，准能超过社里的。

这时我从西边过来了。一看他蹲在地头上出神，就信步走到跟前，放眼一看，呀，不好了，刘本江的稻子綠得发黑，快要受病了，我以为他蹲在地头上正犯愁呢，就沒头沒脑地說：

“老刘，赶紧想办法呀，危險啦。”

“主任，可不好說那样的大話！”說完了站起来轉身就走，把我鬧的好一个下不来台。

我又攆上去对他說：“再別下肥了，再下肥就有长臭了的危險。”他冷笑了一声，若无其事的說：“好啊。”連头也不回就走了。

回家对他老婆說：“主任也会胡弄人了，真是入社以后六亲不認了。”

“怎么回事儿？”他老婆莫名其妙的問。他把在池埂上遇着我的經過，对他老婆講了一遍。最后說：“主任的道眼我明白，眼看咱們的稻子要攆过社了，他特意来这么个圈套，我才不信呢。”

“主任还能撒謊，竟你瞎琢磨，到时候吃亏可晚了。”他老婆带着責备的口吻說。他又严肃的說：“今晚咱俩卖卖力气，再給水稻狠狠追一遍肥。保准不过几天就赶上社里的。”

吃完晚飯，刘本江出来四下一撒摸，家家戶戶都沒有一点

光亮，四周靜悄悄的。只有几只青蛙断断续续的叫上两声。他和老婆抬着一包硫安，在灰蒙蒙的月光下，奔稻地走去。

“抄家伙吧。”到地头，刘本江一边往筐里装硫安，一边满面春风的对老婆说。

半宿工夫，刘本江和他老婆下了四百多斤硫安，每亩平均五十多斤。

两天以后，稻子变得黑绿色，他乐的整天在地头踟蹰，不住的看着。一会摸摸稻叶，一会扒扒稻根，当有的社员走到他跟前时，他特意的说：“我的稻子算糟了，叫社里的拉下了。”知道他是卖乖的人，连声都不吱就过去了。如果谁说，“还是你的好啊！”这可把他乐坏了。只要你一留神，就能看到他想笑而又不肯笑的怪样子。

四、五天以后，他的稻叶子出斑了，叶子渐渐地发黄，都耷拉下来了。十天后再不得啦，整个稻地象火燎的一样通红。这时刘本江心象刀绞似的难受，哭起来了。

“不听主任的话，这回叫爹也不行了。”他老婆越埋怨，他越后悔的不得了。

这年社里大丰收了，每个劳动日两元一角多，平均每一个劳动力都净四百至五百元。社员王忠清家里，过去年年紧巴紧，在社里干了一年，除了吃粮外，还剩三百多元。刘英吉因为过去没力量弄地，年年不够吃，大人孩子穿的破破烂烂也没钱做衣服；可这一年就变样了，大人孩子每人一套新衣服，又做了两床新被，还剩二百多元。刘本江看到社员家里买布、

买东西，怪眼饞的。可是又想，今年瞎了，过年真个还能瞎，若是丰收那不就捞回来了。因此下定决心再干一年。

有一天他老婆对他說：“苦巴苦业的干了一年，累的扯着猫尾巴上炕，可是連吃的都挣不够，过年快入社吧。”

“我就不信那个牛上树，”刘本江从炕上爬起来，激怒地說：“他媽的，不見兔子不放鷹，今年瞎了，过年还能瞎？老子就这么个剛性子，你八輩子也拉不过弯来。”他象对誰发脾气似的。他老婆看他把个眼睛瞪得滾圓滾圓的，也沒再放声。

我听说老刘因为这一年单干，不但粮食不够吃，并且把几个現錢也花光了。为了这个，我就到他家对他說：“大兄弟，你有什么困难嗎？社里帮你解决解决。”他把头一晃說：“沒有，沒有，就是今年瞎了也能对付过去，过年再干一年緩緩就好了……。”

“过年入社。”他老婆就插了一句。

“你爱入你就入。”他冲着老婆可嗓子喊。

“我入我就入。”他老婆大概看人在跟前也不示弱。

听老刘还没認清合作化道路 我說：“大嫂啊，入社自願，我大哥不願入就不入吧，等多咱想通了再入。”然后又嘴扯了几句就走了。

果不然，第二年又干了一年。可到巧，这年春天正赶上大旱，咱社里組織了男女劳力昼夜突击拉水、挑水澆地。干的可欢了，为了引大沟里的水，一个晚上就挖了条小沟，稻苗都保住了，得到丰收。他呢？猴儿吃芥菜——瞪眼了。拉水沒有人，挖沟沒有力量，結果眼看稻苗旱死了。到秋一算，还不够吃，这

时老刘就天天在家发悶了。

开始后悔当初沒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話，后悔沒和大伙一块走合作化的道路。

二年来他亲眼看到合作化确实比单干优越。就拿今年來說吧，天气那么旱，地干的裂开了口子，可是社員們一桶一桶的澆地，按时插上了秧。正当杂草旺盛的时候，雨水也多起来了，若是单干，地准保耨，可是社員們冒雨昼夜突击，不几天耨完了，取得了丰收。自己呢，年年張罗的提不上褲子，不是耨地就是抗不住灾害。社員的生活日日上升，自己呢？天天下降。就拿刘英吉、王忠清來說吧，入社前都是紧巴巴的，自己呢，小日子确实比他們强得多，可是二年工夫变了，刘英吉、王忠清富裕了。自己老太太过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若是入社哪能糟到現在这个地步呢？再說男女老少一起干活，說說笑笑多么高兴啊！为什么不听共产党的話呢？共产党多咱熊过老百姓呢？沒有！一点也沒有……。

他这样想着想着掉起眼泪来。自己暗地下决心，一定入社。

說实在的，这回他从心眼里服了，和社里比赛的勁已經消了。

一天早晨，我和他走了个碰头，他迟疑了一下，然后一把抓住我的手，老半天才說：“合作社还收新社員嗎？”“哈哈，合作社多咱也不关門呀，想通了就来吧。”我笑着对他說。

他說了一声“太好啦”。就甩开我的手，飞也似的跑回家去。不一会儿，他把入社申請书送到社里来了。

## 評 分

生产队长 秦炳文口述 李云整理

评分是一件细致、复杂的工作，要是把这项工作做的公平合理，互不存心，的确能够激发社员的干劲，推动生产。但在社员觉悟还没有普遍提高的时候，也是一件不容易做的工作。往往因为评分不合理，男女社员吵的脸红脖子粗、撅嘴鼓腮、扭头转脸的。甚至影响生产。

提起评分，我想起一九五五年我们生产队发生的一些纠纷。

这年夏天，雨就是下不够，一连下了二十多天 还不見晴。这一来可倒好，粳地里的草望风长。全队种的三百多亩地的旱粳子，都在草里藏猫。我看到这种情况，急的心象油炸的一样。怎么办呢？只有突击薅草。

全队六十多个男社员都下地了，就是有些女社员因为评分闹意见没下地。那是前几天的事情：男女社员镪一块地，男的一壏，女的一壏；男的镪到头，女的也到头了；论质量差不多，评分时男的十分，女的七分。女社员不让噲地说：“为什

么給七分？說个子午卯酉听听，別唬我們不識數。”男社員也象滿有理由地說：“你們一个妇女，还想掙多少？再說你們鐘的質量肯定是不能好。”妇女們个个气的臉象关公似的，从那以后，都不下地了。男女社員見了面，嘴上象挂一把鎖，誰也不理誰。

薅草任务这么緊急，离了妇女哪能行，我和妇女組長姜淑花东門找、西門劝的，妇女只有一句話：“多咱工分評的合理了，多咱再干。”还是人家姜淑花是个共青团員，想得寬，就挨个動員說：“有意見慢慢提嘛！咱們不干活，耽誤了生产，秋天減了产也有咱們一份呀！”大伙一核計：“对！鬧意見不能影响生产，鐘地說咱們質量不好，今天薅草做出个样来，給他們看看，非爭口气不可！”妇女們都把勁鼓的足足的下地去了。

这天傍晚 我正在和統計員研究发預支款的問題，突然听見院子里吵吵鬧鬧地进来一帮人。

“你看这是公平合理嗎？成天說的天花乱墜 什么同工同酬啦，什么男女平等啦！屁！淨是胡弄秃老婆上轎。”滕秀英象杆連珠炮似的一口气說出了这些話。

我一听，又是四小組那帮妇女来了，真象一群惹煩的鶻雀，唧唧喳喳的。

“队长，你看这是什么公平合理？”妇女組長姜淑花，臉气的象块紅布似的，一进門气冲冲的向我說。

原来又是为評分的問題，难怪妇女动这么大的气。我暗暗的責备自己，工作太拖拉了，沒能及时解决这个問題。

“队长，咱可一句话挑明，评分不公，咱就不干，受那个憋气呢。”滕秀英的话刚落地，男社员以孙成斌为首的就对滕秀英开火了。

“你嘴干净点，别包脚布子开口，张嘴就骂人。”

“对嘛，有话说话，骂人那叫什么东西。”

姜淑花是个很积极的生产小组长。她看到妇女得不到合理的工分，影响了生产积极性，心里很来火。这时她看到这帮男社员都向滕秀英进攻了，就向前跨了一步，要跟他们好好讲理，可是气的嘴唇直哆嗦也说不出来。快嘴滕秀英一把把她推到一旁，自己从后边挤了上来，手比划着，两片薄薄的嘴唇，说起话来象瓜打板子一样的响。

“队长，他们男社员为什么压迫女社员？压迫人就不行，不行！”滕秀英说完了，用眼扫了一下周围的男社员。

“说话可不能望风扑影，嚼舌头根子，谁压迫你们来？你点出名来！”孙成斌一步抢上来，象要动打似的说。

“为什么一样干活，不给一样工分呢？我们还不提，一提就是不是，这不是压迫人是干什么？”滕秀英不服输的说。

“那可没有法子，男人就有这个资格。”

“……”

我喊了几声，叫大伙停下来，都象没听见似的。这时，我一看这帮妇女气的脸蛋一鼓一鼓，嘴撅的能挂住个油瓶。这帮男人呢，有几个是来看热闹的，有几个是来给孙成斌助威的。当孙成斌说完“有这个资格”的时候，你看吧，都有不同的表情，有的想笑，有的把脸绷得沉沉的。孙成斌说完了还向旁

边的王維华递了个眼色，意思是快点准备火力，迎接下一个对手。

“不要吵了。”刚要張嘴的王維华，听我这么厉声厉气的一喊，把个大舌头一伸，做了个怪样子。我說：“有話慢慢說嘛！一个勁的吵吵能解決問題嗎？”

你看我，我瞅你，都不吱声了。

这时，我向大伙說：“你們說說吧，这分到底应当怎么个評法？”

“叫她們先說吧。”孙成斌急溜溜的指着妇女說。

“对！叫組长說。”妇女七嘴八舌的議論着。

姜淑花一字一板地說：“我們妇女和他們一样的薅草，他們薅一壠，我們也薅一壠，質量差不多，为什么他們評十分，我們評七分呢？”

“你說完了，我說几句。”孙成斌往前跨了一步，摆了摆手，脑袋搖动着說：“你們妇女三天打魚，两天晒网，冷丁下来干这么两天，还想要多少分？我看那些也不少。”

“你这么說就不对，人家干一天，也得照着人家干的活計給合理的工分。咱們今天的社会哪有剝削人的？再說妇女三天打魚两天晒网，还不是因为工分評的不合理嗎？”一向不爱說話的李紹德大爷，实在有些捺不住火了，帮妇女說了几句。

我一听，还是这帮男社員对同工同酬的認識不足。特别是有几个家里沒有妇女干活的，就背地怨孙成斌放炮。孙成斌家里也沒有妇女干活，他觉得妇女下地干活是干淨。所以別人一打气，他就象个气管嘴往外直吹。



我想：坐在屋里老講道理还是难以解决問題的。尤其象孙成斌这样的人，非得拿事实教育他不可。

我把妇女留下来简单开了个会，說了一下要扭轉男社員輕視妇女的思想，必須以实际行动教育他們。明天到地里評比一下，就看出高低来了。

第二天，妇女老早都到地干活了，从前不下地的孔宪忠大嫂也来了，他們象賽跑似的，个个猫猫腰，两手飞快，往前直冲。男社員虽然没有很好的准备，但看到妇女这个气势，也明白个大概，都暗暗地加快了速度。

今天采取的是男女各一片，并头齐攻的战术。說真的，挑泥抬粪等重活，妇女有些頂不了男人。辦草、鏟地等輕便活，妇女可就比较男社員干的麻溜。不一会儿，男社員稀稀拉拉的被妇女拉在后面了，孙成斌追了一气，連热带累，小布衫都湿透了，豆粒大的汗珠子，从臉上直往下流。索性不追了，慢慢悠悠的在后面薅。

評分开始了，男社員不分好坏都給自己評了十分工，評到妇女时他們就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誰也不吱声。

“妇女到底評多少？”記賬員孔宪惠不耐煩地問了一句：“昨天七分，今天还照七分！”孙成斌气哼哼的說。別的社員沒表示态度，只有王維华說了声“同意”。

“七分？哪点不好，請檢查！”姜淑花帶有恳切的样子說。但說这句话时，使尽了全身的力气。

說檢查比什么都灵，孙成斌象个蛤蟆連蹦带跳地跑到妇女薅的那块地里去。

坐在地头上的社員都不吵吵了，把眼光投到孙成斌身上。孙成斌猫着腰，用手扒拉着梗子，象找什么最珍贵的东西一样的仔細、認真。

住了一会儿，孙成斌費了很大勁，才好不容易拔出两根不怎么长的草。这时他心里也不得不贊成妇女，人家薅的到底不坏呀！又一想：好汉不敗妇女手下，把两棵草往姜淑花面前一扔，說：“还有什么嘴巴巴，这就是你們七分的証据。”

姜淑花心里一陣激跳。心想：这回可糟了，刀把攥在人家手里了，还有什么理由爭論？又一想：吃飯还掉飯粒呢！敢保他們就一棵草不拉？

“走！咱們也得檢查檢查你这評十分的活的質量！”姜淑花把手一揮，滕秀英象个脫了弓的箭，一家伙跑到最前头。

不一会，在孙成斌、王維华等几个人的壟上薅了一大把草，往孙成斌跟前一扔說：“你們干的慢还不算，还留下这么多草，你們这就應該評十分？”

“对呀！你們根据什么評十分？今天不說出个道理来听听，就不行！”一向寡言少語的刘江桂也开腔了。

結果在孙成斌、王維华他們的壟上，小草不算，光大草一人就薅了十多棵，更严重的也是庄稼人最忌諱的发现了不少断根草，社員們看到这里都說：“这不是胡弄自己嗎？”

妇女薅的虽然有的地方質量差，但总的看来是比男的强的多。

檢查完了，大家都坐在地头上，孙成斌剛才那股神气勁早沒有了，但臉上还强挂着冷笑。“还用吵吵，这不就显出来

了。”李紹德大爷一边抽烟一边看着孙成斌前边放的那堆草說。“大家想一想，今天的分应该怎么評？”我瞅着社員們說。

大部分男社員，看到妇女薅的到底不賴，都轉过弯來說：“不管男女，干的好都十分，不好就扣分。”

經過大家一陣討論，認為：妇女薅的的确不錯，和男社員一样都評十分，有几个男社員干的不好，因为这是初次，不扣分，作为警惕，今后注意。

“孙成斌同意不？”我笑着对他說。他哭咧咧地說：“我今天薅的不好，給我扣分吧。”“給我也扣分。”王維华也接着說。妇女一看，孙成斌、王維华这两个从来不败下风的人，这回認輸了，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滕秀英誠懇地說：“孙成斌大哥，都怨我长嘴多舌，不会說話，常惹你生气。”

“不，是……是我的錯。”孙成斌发窘地說。

大家都不吱声了，寂靜的能听到每个人的喘气声。“天快黑了，咱們干吧。”突然孙成斌喊了一声，大家立刻各奔各壩，热火朝天干起来了。

这以后，評分标准是工作数量和質量相結合，就是看活計評分，真正作到了男女同工同酬，这样一来，男女之間的疙瘩解开了，妇女的生产勁头高了。从此男女社員快乐的說笑声，又蕩漾在广闊的田野上。

經過十多天的突击，三百多亩旱稷地的草，全部薅出来了。

## 破 坏

生产队长 郭德运口述 李軍整理

一九五五年的五月，一走到稻田边，老远听见抽水机轟轟的直响，男女社員們，猫着腰悶头地插着秧，連話都不願多說一句，恐怕耽誤了工，突然，抽水机的声音停止了。

“怎么？机器又坏了？”小玉不耐煩地問。

“真他媽別扭，人要倒霉喝口凉水也塞牙，天越干，等水插秧，机器还越出毛病。”沉不住气的潘和荣，又发开了牢騷。

“都怨工厂，造的机器質量不高，要不哪能天天坏呢！”小玉埋怨地說。

“得了，不了解情况先別乱放炮。別的社和咱社在一个厂子买的，人家的怎么就不坏？依我看哪，哼！准有人搗鬼。”青年刘学堂在一旁插了嘴。

插秧的社員們，因为水供应不上，两手沾着泥，直起腰来憤憤地議論着。难怪社員們着急，这就是个急眼的时候么，你想，咱們社剛成立不久，又新改了二百多亩水田，恐怕天干，放不上水，花了很多錢买了一台抽水机，叫董福玉开着，可是劫

不动就坏了，可真能急死个人。

董福玉这个人，虽然解放前在外边混过事，可是解放后回到村里，对人处事很热情。他念过书，写写算算都有两下子。只要村里人求着他，满脸陪笑地百应百诺。事后要是谁感到过意不去，送点礼物给他，就把脸绷得紧紧的，一本正经地说：“不用这套呀，咱们都是自家人嘛，出点力也是理所当然，应该这么做呀！”就是这样，群众对他的反映都很好。成立社时他第一个报名入社。当时支部研究决定不吸收他，因为解放前他在外边究竟干了些什么，没搞清楚。可是有的社员不满意地说：“怎么不要人家？就凭他这个善良劲儿，也不能有什么乱子。”支部根据群众的意见，把他收留了。入社后董福玉更积极了。不管什么活，单挑重的干，可就有一宗社员有点犯核计，就是他三天两头就往安市跑。有人琢磨说：“安市他有个大地主亲戚邵延昌，大概是去串通吧。”有人立刻就反驳说：“没见实可不好望风扑影的乱说。”所以，以后谁也没有注意他。

正巧社里买了一台抽水机，需要一个技术员。他不知多咱学的，会摆弄两下子。老实说，我从心眼里不願意让他开，因为这关系着大丰收，关系着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啊！可是别人又不会开，无奈何！这个差事就落在他身上了。

今年春天是个大旱的季节。一连一个多月没下一场透雨，地干的裂着大缝子。社员们眼巴巴的看着一片片的乌云遮满了天，都高兴地说：“这回大雨可隔不远了。”哪知道一阵不知趣的风，又把乌云吹散露了晴天。社员们歇气时说：“别指

望天啦。就靠我們機器显武艺吧！”头几天这机器还不赖，嘭嘭嘭直响。水从碗口粗的大管子里噴出来。社員們乐的閉不上嘴，都說：“有这个玩艺天不下雨咱也不怕了。”誰知道正在插秧的时候，机器动不动就坏了。小苗长的七八寸高了也沒插秧，社員們急的昼夜白天睡不着觉，圍着机器轉悠，机器剛剛嘭嘭的开动了一下，社員們就赶快跑到地里等着插秧，可是水沒有盖过地皮，机器象火車放气一样，“嘍”地一下又停了。社員們窩火地吵吵一陣，又跑到机器跟前来了。

董福玉在机器身前身后忙活着，扭扭这个，摸摸那个，旁边的社員們急的擦手磨掌。要是自己能动手的活，早就伸手干起来了。可是赶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干着急，插不上手。

“怎么搞的，动不动就坏了？”

“就这么干哪？到过年也插不上秧，还能增产？吃粮够了也算是运气好。”有人垂头丧气地埋怨着。我心里也很納悶，蹲在地上瞅着机器发愣。

“打桶水当引子吧。”突然董福玉喊了一声，接着机器又嘭嘭的开动了。

“好了，干吧！”我喊了一声，社員們又跑到地里干活去了。

这一天挺不錯，机器只午前坏了两次，下午沒坏。七亩地灌上了水，一眼望去，白茫茫的一片。看来，机器是好东西啊！将来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什么灾害也不怕。

收工时，社員們到董福玉跟前囑咐着：“老董啊，你可得經点心，这正是要劲的时候呀！”他眯縫着眼睛，笑着說：“你們放心吧，我有十分劲，也要拿出十二分来！”

吃完了飯，我扛着鐵鍬，踏上鋪着潔白月色的小道，不放心地奔向機器房，就听那機器嘖嘖泡的非常快，我一个箭步竄進房里。

“老董，機器怎么的啦。”我惊奇的大声問着，屋內沒有人回答。

一盞黃霧似的煤油燈，吊在機器旁。機器拚命的顫抖着，連這房子都在震動。水拍子，張着個黑洞洞的大嘴，一聲不響的坐在那里，干枯的嘴，不出水了。我渾身一悸冷，預感到發生了什么事情！進里屋一看，只有一個枕頭躺在炕上。我回頭搬了幾把機器，機器越發瘋狂似的跳動。我三步兩腳沖出去，用急的發干，已經嘶啞的嗓子喊着：

“老董！老董！”

我的聲音，象打雷一樣的沉重，壓過機器的吼叫聲。

忽然，看見從西邊二號水流子上，過來個黑影，那黑影一閃不見了，鑽到溝里了。

“老董！老董！你上哪去了！”

我又喊了幾聲，還沒有動靜，我正要邁開大步向西邊流子奔去的時候，突然從身后的溝里鑽出個人來了。

“啊，是，是你！郭主任。”他象干了一場重活似的，喘着粗氣，說話的聲音也有些顫抖。

“快点看看機器！”我声色俱厲地吼叫着。他楞了一會，就急溜溜的鑽進屋里。

機器停了。我借着昏暗的燈光，看見董福玉的臉上，挂滿了豆粒大的汗珠。他的兩手沾滿了泥土。我問：“你到哪裡去了？”

他支吾着說：“主任，你看，我去解解手的工夫 机器就坏了。”他沒有血色的臉上显得很狼狽。

“你怎么弄得滿手是泥？”我怀疑地追問了一句。

“这……这，啊，是方才不小心跌了一跤。”我这突然的問話，使他有些惊慌起来。

这时我心里已明白了个七八，为了不讓他慌神，我故意把話头差开，用平和的口气說：“快开水机吧。”

机器，象受了委屈似的，又悶声悶气地嘭嘭开起来了。水，心不在焉地蹦跳着滾到流子里……。

我又嘱咐了董福玉几句，就向方才看見黑影的地方——西边二号流子奔去。

我来回撒摸了一会。流子好好的，水浩浩蕩蕩的往地里跑去。我轉回身来往北走，不远，听見有流水声，我停下了，哈腰一看，我的天哪！有胳膊粗的一个洞，象个自来水管子，水直往外涌。我一下跳到水里，一摸，这个洞真怪，溜直，两头一般粗，我心里一沉，完全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急忙把这个洞堵上了。

我知道这家伙沒安好心。就回去組織人，来保护水流子和地里的小坝埂。

你知道，当我把人領来的时候。一片白茫茫的水不見了，黑乎乎的泥土，躺在那里，我几乎叫出声来了。

“不好啦！坝鼓了。”不知誰喊了一声，我回头一看，流子里的水象撒了繮的野馬，直奔大沟里跑去。社員們看見水流走了，象自己身上的血流走了一样心痛、着急。个个拿着鉄



鍬，跳進水里，忘記了水涼刺骨，開始了激烈的戰鬥。誰也顧不得說話，只听泥土扔在水里扑騰扑騰聲和喘氣的吭哧吭哧聲。

這個剛剛堵完，東邊又有人喊！“這里有豁口！快來呀！”社員們象猛虎下山似的沖過去。

“這是什麼？”正堵着，劉景德哈腰從腳底下撈出個東西，我過去一看，是一根大鐵棍子。

“這不是機器房里的大鐵棍嗎？怎麼跑到這里來了呢？”小王奇怪的問。

“是啊，這可是怪事，這里面有門道。”劉學堂更肯定自己的想法是對的了。

我恐怕走漏消息，就对大家說：“不要吵吵了，大家心中有數就中。”

堤快堵完了。董福玉拿着鐵鍬，喝喝帶喘地跑來了，“唉呀，這堤什麼時候鼓了，真，真……”他頭也沒敢抬，跳到水里就干上了。

“快看你的機器去吧！”不知誰不滿意地斥責他。

“火……機器……”我抬頭一看，機器房上噴着凶猛的火舌，象要吞沒這黑夜似的。氣的我說不出話來，不知哪來那股勁，一家伙跳到岸上就往機器房猛跑。后邊社員緊跟着上來。我和社員們，揮動起鐵銼，一個勁往上扔泥。有的在旁邊撈起一個草包片子擦上去，有的把自己的小褂蘸上水扔上去。有的社員急忙去扒機器。

“誰？那個人是誰？”青年郭學堂喊了一聲就一陣疾風似

的追上去。

“董福玉，跑不了你！”原来大家正救火时董福玉这家伙跑了。

“你这坏蛋插翅也难逃！”

后边的社员，抑止不住内心的愤怒。一齐追上去。

郭学堂刚到跟前，董福玉转身，举起刚才在坝边上放的那根铁棍，朝郭学堂打来，郭学堂手急眼快，往旁边一闪，铁棍子啪嗒一声落在地上。等他再举起时，铁棍落不下了。董福玉的胳膊象被一个大铁钳子夹住那样紧。原来是老黄头，董福玉拚命的挣扎着，“老黄头，你……你……”

“董四狼，你，你这坏种！”老黄头嘴唇颤抖着说，两手捏的更紧了。他再怎么挣扎也动不了啦。身子象粘在铁上一样牢靠。很多手捏住了他。

董福玉，垂死的脑袋象个干萝卜似的挂在胸前，低下了头。

几天以后，董福玉站在派出所的小屋子里，对面放着一张桌子，刘所长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一迭材料，这已经是第三次审讯了。

“董福玉，”刘所长斜视了他一眼，董福玉灌铅似的脑袋，微微抬了抬。“你想好了吧？机器到底怎么起的火？”董福玉没放声。

“怎么起的火？”刘所长又严肃的追问了一句。愤怒而有力的声音，使董福玉有些震惊。

“我一不小心把油桶碰倒了，起火了。”董福玉狡猾的抵赖

着。

“胡說！”

董福玉还想狡辯，抬头看見刘所长一对犀利的眼光，又改口說：“不，是……是我不安好心放的火。”

“你放火的目的是什么？”

“我……我要搞垮合……合作社。”

“好，再問你那个老問題，你解放前都干些什么？”

“我……我什么也沒有……”董福玉剛要說出什么也沒干，可是一抬头碰到刘所长火一样的眼光，又閉上了嘴。

刘所长被仇恨的火焰，燃燒得心快要蹦出来了。他站起来，右手拿着一迭材料，严肃地說：

“董福玉，你这个坏蛋，你这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你的历史早捏在我們的手里。伪滿，你給日本鬼子看过家，給地主管过庄，当过輕金屬厂警卫員，管日本鬼子叫爹，打罵、勒索过工人。解放后，你伪装善良，蒙受着广大群众的信任，又乘机放毒，造謠破坏，挑撥离間，曾經装过酒鬼，侮辱过呂振斗的老婆。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你象个钻洞的老鼠，經常到安东市，去接受暗藏的軍統特务分子邵延昌交給你的反党反人民任务，目的要消灭共产党，建立国民党的天下，你妄想邵延昌手下当个长官。因此，到处造謠国民党快来了，使人們惶惶不安。成立合作社后，你表面上积极，背后拉攏落后社員，攻击干部，企图夺取领导地位，搞垮合作社。并煽动社員拉馬退社。由于我們組織严密，你无法插手。社里抽水机买回来后，你覺得施展的时机已到，三天两头故意弄坏机器，影

响插秧。破坏生产。当群众对你开始注意的时候，你觉得再也藏不住了，就放火烧坏了机器，乘机逃跑……董福玉，你这罪犯，你这四狼，你，跑不出人民的手心！”

一刹那，董福玉那象烧纸似的面孔出现了垂死的狰狞。嘴唇绝望的动了动，低下了头。

当天下午，警卫员把董福玉押送到县公安局。

一个月以后，在各道口村头，张贴着董福玉罪状的布告，布告最后写着：判处该犯七年徒刑。

## 风 波

生产队长 束德奎口述 李述宽整理

一九五六年秋天，收割完了。社员们高高兴兴的往社里运送着合作化后第一年的庄稼。

可是就在这抢收的大忙季节里，宫德元好长时间没干活，大家都琢磨不透这是怎么回事。不几天，又有几户两天打鱼，三天晒网。

干部和党团员可忙坏了。白天干活，晚上苦口婆心地东家找西家劝。这几户社员也真怪，一看见干部就说有病，再不大老远就贼目鼠眼地躲藏起来。真是布袋里装个猫——好闷糊。

解放前老宫家是个溜房檐的，看着地主白眼珠子吃饭。共产党来了，因为有几头大牲口，人也整齐，除了种自己分的地外，还种别人几十亩。忙时干不过来，就叫上几个短工。就这样，小日子一年年的扑腾起来了。这时，他觉得光死守几十亩地，没有多大油水，就买上大轱辘车了。得了金马驹子想它娘，买了一挂又买一挂，牲口也由以前的五、六头，增加到十七

头。后来雇上长工了。到合作化那年，就买地点地四十五亩多，还买了四间半房子。合作化了，他后悔地说：“宁肯攥钱，也不置车买牲口。”他看到村里的人，象决了堤的河水，涌进了合作社的大门，自己觉得不入不大光彩，大势所趋，不得不要求入了社。

可是，真金不怕火，怕火的不是真金，他入社没过几天，就觉得社里处处不顺眼，事事不遂心，背后嘀咕着要出社。

一天晚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都睡着了。四周静悄悄的，唯有呼啸的西北风，吹着光秃秃的树枝，发出有节奏的乐响。

一盏黄雾似的煤油灯，昏昏沉沉的照着宫德元的屋子。上中农梅香桂，隋学生，刘风文和贫农刘文金，分别坐在宫德元的炕沿、板凳上。嘴里都叼着个大烟袋，闷声闷气地抽着。

宫德元站起来对大伙说：“好话不重三遍，我早就核计好了，我有十七头牲口，咱们大家都要求退社，出社后咱们人合心马合套成立个互助组。我套上两挂大轱辘车去拉脚，你们在寨种地。那才是一把箭篱两下捞。”他看了一下大家，最后把眼光停留在刘文金脸上说：“我早就核计好了，咱选刘文金大哥当把头。”

“哎呀，刘文金大哥可有把好活计。”梅香桂也附和着说。

刘文金一听选他当把头，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这些人眼光不赖，看重了自己。心想：“你们选咱咱就干，反正和养活大轱辘车的混在一起是吃不着亏的。俗语说的好：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这样想着，脸上不知不觉堆满了笑容。

宫德元看大伙没有什么别的主意，就单刀直入地说：

“要吃龙肉就得亲身下海呀，明天咱就都去找干部要求退社，干部要问因为什么，就说不愿意和你们那些穷小子搅在一起。”

“不对！”他又纠正说：“就说，就是不入了。”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刘文金就急三火四的来到主任家。一进门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说：

“主任，我要出社，快给我算账吧！”

主任一听他要出社，心里翻了一个劲儿，稍停一会儿，又平静了。一边让坐一边和藹地说：

“老刘，怎么你也要出社，有什么事过不去值得出社的？”

刘文金一听主任问为什么要出社，楞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昨天晚上宫德元告诉他那句话。就气哼哼地说：

“不愿跟你们这些穷小子在一起混了。”

这句话象一把匕首刺着主任的心，主任倒抽了一口凉气。心想：人变的多么快呀，你几年前还给地主当牛当马，解放后生活好起来了，就会说不愿和你们这些穷小子混在一起，简直是沒有良心。

“老刘，你说你不愿意和我们这些穷小子在一起混，那也好，我问你，你的富裕生活是从哪里来的？”主任心情很沉重地说。

刘文金把那句话毛毛楞楞说出后，自己也后悔起来了。这时听主任问他，就理直气壮地说：

“我自己劳动得来的。”

“哈哈，你劳动得来的。”主任重复了一句。“那么你解放前给地主干活的时候，把脊背都累弯了，你又得来了什么呢？”

一說解放前給地主干活，象香火头触了刘文金的疮疤一样，刘文金全身抽搐了一下。他想起过去給地主干活时，干了一年，掙的粮食不够两个月吃的。老婆孩子饿的整天擦眼抹泪，瘦的象根干柴棒子。不是共产党来了，自己能过上富裕生活嗎？我怎么偏說是自己劳动得来的呢！

“主任，是……是宫德元叫我出的。”刘文金委屈的哭了。

主任看他很伤心，知道他是受拉攏了。又象安慰又象批評似的說：“合作化这条道路是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們这些貧农，下中农必得站稳脚跟。风吹不动，棒打不倒那才行。决不能半路打退堂鼓阿！”

刘文金回家蒙被躺了一天。

第二天早晨，主任剛走到生产队門口，看見院子里挤滿了人，就听飼养員張志德可着嗓子喊：“你牵牲口就不行，这是大伙的。我是大伙选出的飼养員，我說了就算。”

“呸，在社里你管，出社你还管。”这是刘风文的声音。

几个人正要撕巴的时候，主任来了。

“主任，为什么不讓我們牵牲口，这是我們的。”刘风文象滿有理似的說。

“你的牲口不是作价了嗎？大家給你錢，你为什么还要牵呢？”于連生嘴唇都气得发紫了。

“出社就出社，拉牲口就不行！”大家憤憤地議論着。

主任把其余的社員都打发走了，把刘风文、隋学生留下叫



到屋里。主任压住心里的怒火，尽量保持鎮靜，叫他們倆坐下，很温和地說：“你們这些毛楞家伙，还鬧起出社来了，你們要出社，社里是不强留的。但是得把道理講清楚，随便拉馬可不成啊！”

最后說：“你們先回家好好想一想吧。想好了咱們再好好扯扯，作最后决定，好嗎？”

生产队的小屋子里，坐了十多个人。隋学生、刘风文、刘文金坐在炕上，几个党团员和社員坐在板凳上。一盏大罩灯挂在屋子中間，照得屋里亮堂堂的。

主任坐在一个小木墩上。大家默默不語。主任笑呵呵的对隋学生他們說：

“怎么样，考虑好了嗎？”

“想好了，这会儿牛拉也不退社了。”隋学生、刘风文两人几乎同时說出这句话。

主任又說：“現在出去是可以的，多咱回来社里还拍手欢迎。”他又把声音放重了些說：“不过我們都是有心的，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

“不好，有人牵牲口，快来！”飼养員的惊叫声打断了主任的話。大家冲出来的时候，一帮牲口已經跨出了大門。

牲口到了宦家院里，木板大門当啷一声关上了。

乡总支張書記听了王占田主任的汇报，馬上召开了个支部会，作了分析研究。大家一致認為：广大社員都能听党的

話，堅決走合作化的道路。象社員老孫吧，見人就樂呵呵地說：“我这个小日子怎么好起来的呢？就是因为听了党的話，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越走越好。如今成立了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更好了，多少年办不到的事都办到了。你看吧，咱今年开这些荒地，要是单干哪能办得到！”但只有百里挑一的富裕中农和中农，他們生活富裕了，忘本了。觉得入社不如单干时来錢快、自由。象宮德元吧，就是一心一意想走資本主义那条死路，一部分貧农受了富裕中农的拉攏，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动搖了，但这些人只是暂时迷了路，都可以争取过来。

張書記說：我們全体黨員，除了堅定不移地走合作化的道路外，为了大家共同富裕，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必須帶勁那些落后或一时想不开的兄弟，一起往前走，要幫助他們認識合作化是条越走越寬的光明大道……。

最后，大家又研究了宮德元拉馬退社的事，全体黨員一致認為宮德元經過屢次教育不加改悔，公开破坏合作社，根据广大社員一再的要求和社章規定应当开除他出社。

經過全体社員的一場大辯論，大家批判了宮德元破坏合作社的行为，最后經過全体社員大会通过，把他的馬作价归社并把他开除了。

一場風波平息了，它教育了广大貧、下中农社員更加堅定地走合作化道路，从此合作社走向了更加巩固的阶段。

## 拖拉机来了的时候

大队書記 張連紹口述 李健整理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个晴朗、凉爽的早晨，我站在門前那块荒草塘边上，望着这片刚刚钻出地皮的茅草，綠茸茸的，活象綠色地毯。可惜这块肥沃的土地长的是茅草，要是庄稼，那該多么招人稀罕啊！

多少年来，人們就想把这片荒地开垦栽上水稻，可是因为这块地荒的年头太多了，草根子結結实实的盘在一块儿。就是套上四个大牲口也拉不动。人們只得眼巴巴的看着野草望风长。去年大跃进以来，社員干劲真足，使鉄鍬挖了二百多，到秋每亩地打了两石多稻子。要是这片地都开垦出来，能多打多少粮啊！

“嗚——嗚嗚”，突然一陣嗚叫，冲破了清晨的宁静。我轉过头来順着声音的方向望去，一个大鉄东西駛过来了。屁股后面尘土飞揚，前边的烟囱突突噴着青烟。

“拖拉机来了！”我正在出神地望着，邮递員小陈在我后边喊了一声。这声音象春雷一样清脆、响亮。啊！我們社买的

拖拉机来了！我一边說着，一边跟小陈象长了翅膀一样跑到堡子里。

平静的村庄，立刻热闹起来。毛毛楞楞的小伙子，白发苍苍的老年人，天真活潑的孩子們，一边笑一边跑的青年妇女們，各个带着惊喜交加的神色，从大街小巷里，潮水般的跑来，把拖拉机紧紧地包围起来。

拖拉机手笑着和我握了握手。一群孩子，摸摸这个，动动那个，稀罕的不知道怎么办，有的把小脸蛋贴在拖拉机上，老年人也轉过来看，翻过去瞧。六十多岁的孙大娘，摸着拖拉机，眼含泪花的說：“咱这辈子算有奔头了，現在已經伸手摸到社会主义的边了。”

这話說的很对，我觉得这是我們大伙儿共同的心情。我們多少年梦想的机械化用不了几年就要实现了。这怎能不叫人們高兴呢！可是人們也一辈子忘不了剛成立合作社时的情景：合作社才三十多戶人家，十二头牲口：四头騾子，五头牛，三头老驢。入社头二年，因为牲口不够使，种地差不离都用人拉碾子压地。几年来，社里增加了收入，社員生活提高了，共积金增多了，就添車买馬置工具。五七年是建社后最大的一个丰收年，每个劳动日两元三角多，每个劳动力挣六百多元。人們知道这是合作化給带来的富裕，共产党給带来的幸福。但是决不能满足，要沿着共产党指的合作化光明大道，永远繼續前进。人們也知道，要使更美好幸福的生活早日到来，就得巩固和发展合作社。巩固和发展合作社的重要因素，就需要添置生产工具，扩大再生产……。所以五七年冬天，大伙一下就投

資三万多元，买了二十一头驃馬，和一台拖拉机。啊！誰能想到几年前一个貧困底空的小社，变成了一个三百多戶騰騰火火的大社呢？而且自己还买了一台拖拉机！多么大的变化呀！

我想到这里，眼睛模糊了，几个泪花落了下来。我呆了一会，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从人縫里挤过去，一个箭步跨到拖拉机上。我放眼一看，嘿，人山人海，在五六里路以外的人也跑来看熱鬧，各个眉开眼笑。

“同志們！”我咽了一口唾沫，使勁的喊了一声，人們的喧鬧声，贊美声，嬉笑声，一点一点的平靜了，无数双眼光集中在我的臉上，我心里不知道怎么的一个門的跳。我又說：“我們黑天盼白天盼的拖拉机来了，我們快要跟老日子告別了，新的生活，幸福生活越来越近了。我們要感謝共产党领导的好……”“对呀，是毛主席领导的好……”一陣暴雷般的掌声响起来了。

拖拉机手笑咪咪地对我說：“主任，咱們找块地試試吧？”  
这年我还是社主任。

“好，太好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大家伙就七嘴八舌的贊同着。

拖拉机手用手一指說：“咱就翻那块！”“啊呀，那是块荒地，可小心家什！”几个老头不放心地叨咕着。

我一听翻那块荒地，可就慌了神。以前虽然听說拖拉机这玩艺有能耐，可是耳聞不如眼見，究竟有多大本事，誰也沒見過。这时，我急忙去拦小王別翻这荒地。小王大概看出我的

心事了，就笑着說：“行啊，放心吧。”两只脚一蹬，手一扳，拖拉机突突的开动了。圍着水泄不通的人群，挤挤巴巴的給閃出个道来。

拖拉机开进了生荒地，那泥土象潑水似的散开了。这时压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人們象突然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一齐圍上去，有的跳到了沟里矮了一截，有的伸手去量深淺，有的捧起翻起的泥土，用两手搓着，送到鼻子底下聞聞。各个議論不一：

“頂少也有八九寸。”

“你沒看，整个翻了个身嗎？”

“真有能耐！”

“多快呀。”

眨眼工夫，拖拉机倒回头来，看吧，那个威武勁！搖搖擺擺，顛顛巍巍，噴着青烟，象在平地上跑的一样快。

太阳从东山坡露出火紅火紅的笑臉。瓦藍瓦藍的天空中，漂着几块白紗似的云朵。拖拉机还在广闊的原野上奔跑着。一会儿，一块碧綠的草塘，变成了黑黝黝的土地。人們聞到这泥土的芳香，象尝到了可口的飯菜一样有滋有味，一样的高兴。

这时，一群燕子忽的从头顶飞过，好編快板的潘洪基，見景生情，立刻編了一段快板：

燕子来的早，

今年收水稻，

又来拖拉机，  
翻地快又好，  
还有干劲足，  
丰收没有跑，

.....

老潘連說帶比划的，把本来看拖拉机就已经乐得闭不上嘴的人们，逗得前仰后合，笑的那个爽朗劲就不用提了。人们象是真看到那丰收的景象：沉甸甸的稻穗，饱满的稻粒，在微风下发出唰唰的撞击声……。

## 四

人民公社誕生剛剛一年，由于它具有組織規模大，活動範圍廣，人力物力雄厚等特點，一誕生就以它強大的生命力，創辦了許多高級農業社所辦不到的事情，顯示了巨大的優越性和無窮無盡的力量。

在今後不斷的大躍進中，人民公社這個太陽將越升越高，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 人心向太阳

单兆元 于永凯 贾峯 克冰 于崧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第三十七个生日。七月一日，在中国人民的心里，是閃金光的日子；是充滿光榮和自豪的日子，就在这难忘的一天，前阳人民公社，象一輪旭日，撥开迷蒙的晨曦，披着五光十色的彩霞，从地平綫上升起来了。

这天早晨，天剛放亮，整个前阳就沸騰起来了。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到处是“社会主义好”的雄壮歌声。社員代表們，在鑼鼓声、鞭炮声中，带着社員們的希望和决心，到县里参加公社成立典礼大会。在家的社員們的心情，比迎接盛大的节日还要暢快，一时也不能平靜，一边生产，一边庆祝。榆树社的小伙子們，把鑼鼓拿到了积肥場，休息时又敲又打；穿着节日的花衣裳，头上系着紅蝴蝶結的姑娘們，踩着鼓点，又唱又扭；拿着粪筐的老大爷，端着猪食瓢的老大娘，一下子好象年輕了一、二十岁，也情不自禁地歪歪斜斜地扭了起来。紅領巾的清脆歌声，此起彼伏。人民公社的誕生，給人們带来多大的喜悅

啊！她为在旧社会世世代代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农民，扎下了幸福的根子，指出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阳关大道，使他們得到了彻底的翻身，永远摆脱了貧困。人們怎能不欢喜若狂呢！孙英界老大爷兴奋地說：“这回可找着上天堂的桥梁了。”

在这令人兴奋的日子里，人們自然地会想到：前阳人民公社这个充滿热力和光芒四射的太阳，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出現呢？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总路綫和大跃进结出的丰硕果实。

这个公社的前身，是三十三個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拥有六万多勤劳而朴实的农民。他們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代里，思想觉悟和劳动热情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社員恰如其分的反映这一现实說：“毛主席提出了总路綫，象給咱們身上插了翅膀一样，推动生产一跃再跃，飞也似地向前猛跑！”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偉大实践中，广大农民深深感到原有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組織形式，已經不能适应生产飞跃发展的需要。

前阳地区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但是过去不仅有三、四万亩水稻經常受干旱的威胁，而且要常常受山水的冲击，旱涝不能保收。改变这种情况是当地农民的多年願望。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前阳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进行了一些水利建設，但是由于人少、資金少，到一九五八年只修了三座水庫、三条河坝和三十多眼土井，水旱灾害沒有得到彻底解决。在一九五六年冬天，前阳、影背、山城三个高級社曾自动联合动工修建

山城水庫，但处于上游的长川社，虽然知道修水庫是件好事，可是因为水庫建成，要淹沒他們五百八十多亩土地和部分房子，对自己不利，他們要求賠償土地和房子，不然就不干。处于下游的影背社，因修水庫受益不大，不修也沒多大損失，也不願意修。这样一件大好的事情，因劳力打不开点，干了两年，才只鋪了个底。因此，改变这种現狀，把小社变成大社，实行統一調配劳动力，大兴水利和基本建設，就已經成为社員的迫切要求和願望。同时，由于社小，劳力和平地分布不平衡，也使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原友好高級农业社，土地多、劳力少，而全部土地又都是水田，劳动量較大，平均每个劳动力种三十多亩地，有的水田，因为蒔弄不过来，不得不忍痛地撿荒了；而对于山区的富强和友誼农业社，人多、土地少，不够耕种，不得不跑到距离三十多里的友好社去撿荒地种。另外，在一乡数社的情况下，使因地种植和多种經營，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原黑山高級社，是一个矿藏极为丰富的地方，有銅、鉄、金、硷矾土、大青石等，过去由于社小力弱，眼瞅着这些地下宝藏，就是沒有力量开采。通天、瓦房两个农业社的土地，大部是山坡地，适合造林和种植果树，但为了解决吃粮問題，而不能因地种植，影响了果树和林业的发展。沿海的海龙农业社，又要經營漁业，又要經營农业，因社小、人力少，顧了这样，顧不了那样，社員說：“种地格撿海，一年掙了不够一年吃（吃）！”胜利、石佛等平原农业社，因地多劳力少，迫切希望实现机械化、电气化，要求兴修水利，但因社小，人手少，沒有力量購置大型机械和进行水利建設，从而限制了生产的发展。

在生产中出現的这一系列的矛盾，使广大社員越来越感到需要并大社，以便統一规划，充分利用資源，合理使用劳力，推动生产迅速发展。因此，广大社員和基层干部，在人民公社尚未出現之前，就已經对农业合作社的組織形式作过多方面嘗試性的改进：将三十三个高級社并成了四个大社。尽管如此，仍不能适应大跃进的需要，社員要求在更大的范圍內联合大协作，去完成那些小社力不能及的任务。前阳高級农业社主任于丰年和总支書記郝世荣，代表广大社員的願望，多次地向乡党委請求并社，經過上級党委的同意，把四个大社又合并为一个更大的社。但对领导这样一个大社，还是缺乏經驗的。正在这时，在通往共产主义无限广闊的大路上，出現了一盞光芒四射的明灯——毛主席提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照得人民心里亮堂堂，社員們更是乐的心花怒放，鼓掌欢呼人民公社万岁，万万岁！社員們为什么这样热情地渴望人民公社的誕生呢！由于过去共产主义的大协作，創造了无数建設奇迹，广大社員越来越向往大集体的力量。他們清楚地看到：农、林、牧、副、漁五业俱兴，工、农、商、学、兵各显神通，更便于發揮集体力量，公社又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組織形式……。社員在瞻望着美好的未来，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說：“我們农民多少輩子沒想到的事情，沒做到的事情，和沒享过的福，这回讓人民公社一下子都給带来了！”就在这种客观形势的鼓舞下，广大社員的热烈要求下，人心所向、富有无限生命力的前阳人民公社，代表着全社人民的意願，瓜熟蒂落、应运而生了。社員們兴高彩烈地歌頌人民公社

的诞生时，唱道：

人民公社象太阳，  
照的人间成天堂。  
太阳不出花不香，  
太阳不出禾不长，  
太阳不出人不旺，  
太阳不出天不亮，  
人心齐向共产党，  
好比葵花朝太阳。

## 四大空前

單兆元 于永凱 賈峯 克冰 于峯

公社剛建立，就以它 大的生命力和旱魔展開了鬥爭。那時正趕上八十多天沒下一場透雨，太陽象一個大火球把大地晒裂了口子，地上的暴土象燒過的炭一樣，燙腳丫子。別說干活呀，就是稍微一走動就是滿身大汗，人們熱的腦袋多老大。這時，全社有兩萬多亩水田，因天旱插不上秧，有三萬多亩已插上秧的水稻缺少養生水，已經打結了，眼看就要枯死，靠沿海一帶的礮性地的水稻，有時一天就干死千余亩，坡崗地和旱壟道地的苞米也旱的打了結，已經枯死了三百多亩。

大丰收有落空的危險，半年多的苦戰要白費，誰的心不難受呢？放水員于洪義老大爺沒有水放，眼看着要早死的秧苗一陣心酸坐在地上哭了。太陽象火似的照着，社員們的心都火燒火燎的。如何保證水稻插上秧和有足夠的養生水，這個嚴重的任務，擺在了全體社員的面前。我們人民公社難道害怕旱災嗎？不！堅決不能荒一畝地！就在這緊急關頭，社黨委充分運用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條件，統一調配勞動力

和挖掘劳动潜力，組成三万六千人的抗旱大軍，以翻山倒海的气概，日夜与干旱搏斗。人民公社强大的力量，鼓舞着广大社員战胜干旱的信心，个个都精神焕发、斗志昂揚。在“天上无雨地下要，河里无水四下淘，就是老天不下雨，也讓禾苗吃喝飽”，“抗旱抗到天低头，保苗保到谷进仓”，“星星底下挖水，太阳底下澆田”等战斗口号鼓舞下，社員們想尽一切办法来战胜旱灾。拉水的拉水，用瓢、盆舀的，用水桶挑的，滿山遍野都是人。真是大缸搬上山，扁担挑上肩，水拉子拉、水磨轉，提水工具样样全。那时的情景正是：

白天紅旗招展，  
夜晚灯火一片。  
不是神仙下界，  
是社員澆水灌田。

原山城市管理区有六百多亩已經插上秧的水稻沒有养生水，地干的裂了口，稻苗眼看就要枯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立即組織了二百八十多人突击三昼夜，淘了一条二十多里地长的大河，并用水拉子三节倒水，解决了养生用水，把已經枯黄的稻苗搶救过来了。石門大队为了使稻苗吃飽喝足，党支部書記牟永昌、生产队长邓金堂，就发动群众設法把人粪尿兑上水，澆了七百多亩地苞米，眼看着苞米緩过来了。黑山大队全体社員，在成立公社这一大快人心的喜事鼓舞下，克服了开始認为“山多地勢高，挖不出泉井”的右傾保守思想，鼓足了干



勁，仅四十天的時間，就挖泉眼、打井和治水坑一百一十多个、淘河五十余里，滿足了五百多亩水稻養生用水，二百三十多亩大豆和二千五百多亩苞米，普遍的澆了三遍水，保證了庄稼的正常生長。

經過广大社員的昼夜奇戰，苦干加巧干，仅在抗旱的两个多月的時間，全社共打井三三五眼，挖泉眼四二三个，挖河身及其他工程一七四处，保證了全社六万六千亩水稻插秧和養生用水，尤其是一部分硷地稻苗枯黃已搶救过来，已經旱死的地，又重新补种上五十多万斤种子，十二万丈苗子。三万五千亩苞米、地瓜等作物，普遍的澆了一遍水，还有的澆了二、三遍，使庄稼得以正常生長。社員們看到綠油油的小苗，象吹气似的飞快的长，情不自禁地說：“共产党說到哪就做到哪，說不靠天就有不靠天的办法，多亏人民公社力量大，修了这么多水利工程啊！”

战胜空前沒有的大旱，教育了广大群众，打破了迷信，使他們深深體驗到人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主人；深深體驗到“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道理。

自然灾害好象和人們作对似的，抗旱斗争剛剛結束，八月三日到六日又遭遇了百年来沒有的大洪水，降雨量达七一六一公厘。由于雨量集中，河水出槽，山洪暴发，使前阳一带遍地是洪水，白茫茫的成了一片河海，苞米只露了个头，水稻根本看不見影了。当时情况很紧急，为了坚决战胜这突然襲击的水灾，全党全民总动员，書記挂帅亲赴前綫，分片包干进行指揮。大雨还没停，洪水繼續上漲时，在当地駐軍的帮助下，全社出

动了四万五千人馬，一百二十輛胶車、二百四十五台大車、六輛汽車、三台拖拉机、一百六十多只船、两只汽船，向洪水进行搏斗。原紅旗大队三小队的房子，倒的倒、塌的塌，孩子們都聚在堡子里三間較好的房子上，水来的这样猛，这三間房子也难保險。这时候，十八个勇士抱着小孩領着妇女渡过了洪水，使三十三个孩子都脫了險。战斗在十余华里长的柳林和影背大堤上的人們，分抬土、运料、打桩、搬石头等六条战綫，昼夜奋战。他們的战斗口号是：同洪水赛跑，与大雨搏斗；要堤随水漲，水漲多高堤长多高。經過四昼夜的激战，使这条大堤普遍加高二尺——三尺以上，保住了堤坝，使六万多亩庄田免受損失。剛剛建立还不到半月的山城水庫，也处在危險之中，这个水庫的水要是直冲下去，肯定会冲垮危險中的柳林坝，所以这个水庫成了防汛斗争中关键的关键！战斗在水庫上的人們已經十八个小时沒有吃飯了。在这千鈞一发之际，石佛、前阳大队一千多名社員紛紛涉水赶来，保卫水庫。但是那水太大了，水庫根本容不下，这时公社党委决定：开山劈岭，把洪水引过去！于是，很快把半个山凿开了。但是在洪水外流的时候，坝头被水打破了，又有把坝冲开的危險！在这万分火急的时候，一个小伙子跳进水中。他叫任德明，是放猪出身的转业軍人。他在水里把住木柱，坝上的人把木柱砸进水下，再垛上草袋，护住坝头。他在战场上負过重伤，两只手一大一小，膀臂也常常麻木，有时候头也发昏。为了三万多人的生命，五万多亩地的庄稼，他不顧一切，毅然地跳进了水中！那是晚上八点鐘光景，白天他还没有吃飯呢！他把防汛斗争看成是一场战斗，

而战斗是不能下火繩的。就这样，他在水里坚持了五小时的工作！到了第二天一点多鐘，柱子全部釘上了。但是他沒有上来，又柴了三小时草袋子。直到东方放亮他才上了坝。

洪水沒有冲动山城子水庫和柳林大坝，洪水被任德明这样成千上万的英雄馴服了！

全社广大社員，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在公社的鼓舞下，奋不顾身的激战了四昼夜，终于战胜了空前未有的大洪水，保护住了五座水庫和两条大坝，并将被洪水围困的一万一千多名群众和三千多头牲畜、六千多头猪安全的救了出来。七万两千多亩庄稼（占全社耕地面积百分之三十六）也抢救了出来，摆脱了洪水威胁，把灾年变成丰收年。

雨过天晴，抗洪斗争取得胜利后，社員們高兴地贊揚說：“人民公社真了不起！要人有人，要車有車，要草袋子四面八方往里运，要不叫公社什么都完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农說：“共产党是活神仙，人民公社是活龙王；有了共产党，有了人民公社，我們就天不怕地不怕。”

在渡过洪水險关之后，公社党委发动了广大社員，全力以赴的展开了抢救庄稼的斗争。经过半月的苦战，把一切积水的土地都排出了存水，清除了杂草，把庄稼一棵一棵地从土埋沙压下扶了起来，又較普遍的追了一次肥，并加强了田間管理，保证了大丰收。

在大旱大涝的日子里，虫灾也是空前的严重，特别是在战胜洪水之后，全社有六万多亩庄稼遭受了严重的病虫害，丰收受到了威胁。但是，由于人民公社人多力大，資源雄厚，不仅

可以統籌安排生产,同时組織大批力量抗灾灭灾,还可以大批运用机械和葯物来有效地战胜灾害。全社光六六六粉就使用了七万三千多斤,賽力散十四万多斤。經過人抓葯杀·反复扫蕩,很快就把病虫害消灭的一干二淨。社員們以喜悅的心情歌頌公社道:

人民公社威力大,  
什么灾害都不怕;  
旱、水、虫三大妖,  
个个繳槍敗手下。

空前的大旱、大水、大虫灾,虽使庄稼生长受到了很大影响,但是,由于人民公社兴修了很多的水利工程,并且最广泛地組織了男女社員同自然灾害作斗争,实行了广大范围的大协作,这不仅沒有比往年大减产 而且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秋天經過实打实算,全社总共打了三万三千吨粮食,比风調雨順大丰收的一九五七年,产量还增加了百分之三。社員都高兴地唱道:

人民公社无限好,  
旱水虫害一起消,  
五谷丰收人人欢笑,  
歌唱共产党的好领导。

## 百业兴旺

董兆元 于永凯 贾崇 克冰 于霖

讓我們看一看下面的数字吧，这些数字标志了人民公社的生产是在怎样迅速的前进，这些数字包括了多少欢乐和自豪，这些数字说明了多么大的变化啊！这些数字也很有说服力的告诉我们：公社在农业生产大丰收的一年里，工、商、林牧、副、渔，也得到了全面大发展。

公社建成前，全区只有十个铁匠炉、木匠铺和修理作坊。人民公社成立一年，全社大、小厂矿、作坊一个个建立起来，直增加到七十六处，职工人数由过去的四十三人一跃达到一千四百五十七人，比过去足足增加了三十三倍。今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是二百二十三万二千八百元，比去年同时期增长了五倍多。现在，这些工业不仅能够自己修制一般农具，而且还为农业生产了土化肥二七、八五九吨，农药十吨，给拖拉机修理二、五一〇个零件，水车五八五台，除草器一九九件，制造修理打稻机四二六台，鼓风机十四台，扬水机十二台，土机床七台，镢子八、七二〇条，等等。并给大工业提供了大批生产原料。

如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制磚厂，有职工一百六十多人，由于認真贯彻了“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从七月二十日建厂到年末，仅仅五个月零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产值二十五万二千元，超过计划百分之四十，被公社评为工业红旗单位。现在，每天生产紅磚四万多块，不仅满足了本社需要，还大量的运往煤都撫順，支援国家工业建設。

公社建成后，商业的发展也是很快的，今年上半年商业銷售額是一、九七五、四六八元，占全年銷售額的百分之八十五，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二；上半年采購額是五三八、三六〇元，占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七，比去年同时期增加百分之四十四点七五。

一年来，全公社多种經濟的发展更为惊人。截止六月末的統計，全社副业收入共为六十八万四千元，比去年全年收入增加了八万元。漁业收入四十七万七千多元，比去年全年增加了十五万五千多元，比一九五七年同时期增加二倍，比一九五七年全年增加一〇四、七五〇多元。今年全社造林面积达六千一百五十多亩；大牲畜增加到八千多头，家禽六万四千多只，比去年增加了五倍；猪一千七百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历史上被人称为穷山恶水的大黑山地区（包括黑山、瓦房、通天三个大队），很适于发展山林果树，但是过去为了解决吃粮，山区經營就无力开展。农业社錢少力薄，计划了多少次，撂下了多少次。公社成立了以后，周圍几个队湊齐了六百人，七天就把果树园修起来了。黑山大队有一片好春蚕場，自己用不了，年年剩下来，而通天大队蚕場又遭蛆，年年春蚕种

不够用，形成旱涝不均。建立了公社后，三个队统一筹划合放春蚕，结果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秋蚕用种，还外卖了一万四千多千粒。公社还在黑山地区大力造林植树、建立林场、发展果树、兴办工业，把大黑山越发打扮得美丽了。现在这里的人们这样歌颂自己的家乡：

大黑山，是富山：  
前有石头场，  
后有人参园；  
柞树可放蚕，  
松树果树长满山，  
山上样样都出钱，  
幸福生活说不完。

随着工农业生产和多种经济的发展，公社资金的不断增多，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大大加快了向机械化道路迈进的步伐。公社建立起来三个月，公社的拖拉机站也诞生了。现在全社共有十八台拖拉机，并带有全部的耕作机具。去冬今春，拖拉机翻地共达六万二千亩，占全社深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多，相当于二十万人一天的劳动。现在又购买了两台汽车，四台粉碎机和五十五台打井机，并添置了三十二部排灌机械，加上原有的六十二部机械，就在全社范围内实现了水利机械化。用拖拉机耕作，用汽车运输，用机器抽水灌田，用电磨磨米，这个几年前人们渴望而办不到的事情，公社成立第一年就办到了。

## “伤心田”变米粮川

前团人民公社主任 賈 峯

今年，我們公社山城子这个地方，鯨魚沟和石浪河两岸，一万一千多亩庄稼，长的特别茁壮，呈现着一片大丰收的景象。七千多亩水稻，长的秆粗穗又大，沉甸甸的稻穗普遍灌浆晒米了，随着微风摆来摆去，非常招人喜爱；高粱远瞅象是一片紅海；苞米大部分都結两个大棒，粒圓棒又粗，現已黃皮，眼下就要收割了。据估計平均每亩可产五百斤，比去年增加三百斤。农民看到这丰收在望的景象，真是喜从心来，眉开眼笑，都意味深长地說：“这多亏人民公社啊！”

往年，这里是涝洼地，种別的不成，种稗子还是十年九不收。原来，这上边是山城子大山、楊家大沟，春天，天旱无雨，地干的棒棒硬。雨季，洪水泛濫成灾，万余亩良田，頓时变成汪洋大海，庄稼被水泡上三、五天以后，大部分被涝死，秋天只能割回一把草。社員們沉痛地称这块土地为“伤心田”。每当洪水泛濫，眼看着即将成熟的大片庄稼被淹沒时，社員們就无可奈何，悲叹地指着河水說：



石浪河呀，石浪河，  
秋冬老实，夏季惹祸，  
茂盛的庄稼被你淹没，  
辛苦一年颗粒不得，  
多少人家被你祸害得不能生活？！

一九三八年的七月初二，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悲惨的日子。连降几日大雨，山洪暴发，河水出床，波涛滚滚，来势凶猛的洪水，吞没了整个村庄和良田。这一带地区，成为一片汪洋大海。洪水过后，庄稼枯黄的死掉，房子倒塌了一百四十多间；有的人被洪水夺去了生命；鸡鸭、牲畜死的无数。秋后，颗粒没收，人们吃没吃的，住没处住，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那时的反动政府，根本不关心人民疾苦，不去领导人民群众抗灾自救，贫困的农民只好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过着到处乞讨的流浪生活。当时山城地区的一千多户，就有四百五十多户背井离乡，逃荒讨饭于他乡，剩下的农民吃野菜和树叶充饥。有些农民，因为长期吃野菜，拉不出屎，活活地憋死了。孙守财老太爷因为吃野菜中毒，全身肿的象水泡似的，不到半个月就死去了。曲洪生一家四口人，夫妻俩拉扯着两个孩子过日子，男人有病，再加上这场灾害，日子过得越发艰难，借取无门，眼看全家就要饿死；为了死里逃生，全家人含着眼泪，妻子忍受离开丈夫和亲生骨肉的痛苦，把自己出卖了，用自己的身价来养活全家。在这种悲惨的年代里，穷人虽然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但地主家里，却大圈子满小圈子流，吃

香的喝辣的，殘酷地压榨和剝削劳动人民，而大发橫財。大地主閻守义，那年就以大加二的高利放貸三百二十多石粮食。毕傳文全家給他种地多年，当时沒有粮吃，餓的大人哭孩子叫，但狠心的地主，他有粮不借，毕傳文托人担保，把全家所有的財產全押給了他，才以高利貸給三石粮。以后利滾利，蹦蹦利，越滾越深，終于因为还不上，年年給大地主当牛馬。社員們回忆起解放前悲慘的日子，就沉痛地說：

想想过去關飢荒，  
胆战心惊痛断腸，  
乞討流浪到他乡，  
卖了妻子丢儿郎，  
面黄肌瘦皮包骨，  
不知何日見閻王。

解放后，农民翻身見了太阳，苦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經過土地改革、組織互助組、合作社，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收入增加了，生活也提高了。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摆脱自然灾害的威胁，人們都想根本改变山城子地区的面貌，打破十年九不收的老規矩，要使“伤心田”变成米粮川！但由于人少力量单，美好的願望，却不能变成现实。

一九五六年，春旱种不上地，扔了一千多亩！雨季接連两场大雨，庄稼又瞎了不少，到秋天，好地每亩才打一百多斤，农民的情緒低落，都担心要挨餓。党支部根据上級党委指示，进行了有力的领导，多方面找生产門路，开展生产自救。人民政

府也派来了工作组，帮助农民搞好生产，先后发给救济款和生活、生产贷款两万一千七百九十八元；拨给粮食五十九万斤。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群众发扬了辛勤劳动、节约备荒的艰苦奋斗精神，终于战胜了灾荒。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人们要求根治这块地方的念头，越来越急切了。高级社成立以后，根据农民多年的愿望，在区党委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联合起来，出动了三百多人修水库，根治水患。但由于水库的建成，对各社利害关系不一致，各社修水库的积极性也不一样。水库建成后，能灌溉山城和脉起两个农业社的土地，对他们好处大，他们出工就多，干的也积极。但要淹没长川农业社的土地，虽然淹地给补地，出工给工钱，他们仍不愿出工，干的也不积极。因此，干了六个月，也没把水库修成，只铺上了一个水库底子。转过年三月要春耕了，对水库不受益和受益不大的社都先后回去了，剩下的影背、山城和脉起农业社，就是全力以赴的干也建不成，何况他们自己也要春耕。所以，水库修了个半拉架就搁下了。这时有些上中农，就在背后吹冷风说：“我说不行嘛，还硬颠显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看你那副长相！”有些农民担心水库修半拉架，被大水冲开遭到损失。这时干部和群众见此情景，也闷闷不乐。继续修吧，马上就要开始春耕，就没有人种地了；不修吧，半途而废，怪可惜的，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人们深深地感到需要并大社，党委根据广大农民的要求，经过充分酝酿，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一个一万多户、六万多人的前阳人民公社诞生了。

公社建成后，象东方地平线上初升的太阳，显示出无比的

优越性，发挥了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广、劳动力量强的特点，在全面安排了夏锄和其他生产的基础上，又统一调动了两千多人，抢修山城水库。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人们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工地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个个干劲十足，满脸流着汗水。共产党员都站在运动的最前面，发挥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推广与改革工具二十一种，实行了半机械化施工，三台空中运土车，每台两人驾驶，一天可运土五十多方，等于二十多人干一天的劳动量；双轨土火车，比肩挑提高效率三十多倍；社员宫春林创造的自动打夯机，每台可省三个人工；公社的两台拖拉机，瞪着两只大眼睛，昼夜地压堤，节省了二百多个劳动力。夜里，工地上灯火通明，夜班的社员，丝毫不感到疲倦，都想抓紧这夏夜凉爽的好时机，干出更多的活儿来！大家提出响亮的口号：“和时间赛跑，向洪水宣战，决心治服洪水，为人们灌田造福。”经过大干实干，仅十五天的时间，于七月下旬，就把储量三百八十万公方的山城水库胜利建成了。八月三日降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大雨，一次降雨量达七百一十六点一公厘，不仅没造成水灾，反而把水库储得满满的，为大力开发水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一九五八年的秋天，这万余亩十年九不收，被称为“伤心田”的土地，得到了空前的大丰收，每亩达二百多斤。山城这个地方，这一年不仅自己够吃了，还向国家缴公购粮一百七十九万三千五百七十三斤。

一九五九年，山城地区能够开发水田的土地，都改成水田了。今年虽然春旱夏涝，但这片万亩庄稼既没旱着，也没涝

着，长的比哪年都好 农民兴奋的歌唱道：

人民公社力量大，  
什么灾害也不怕，  
天旱水库就放水，  
地涝水库就关闸，  
只要人们使上劲，  
不愁收成好庄稼。

在山城子水库胜利建成的基础上，又与全县人民在这附近兴建了一座储水量达一亿七千万公方的铁甲水库。从此这片“伤心田”，永远解除了水旱灾害的威胁，变成了米粮川。今年，这个地区五个生产大队，除留足种子和自己消费粮外，可向国家缴征购粮三百二十多万斤。过去连年受灾的几个生产大队的经济收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跃由穷变富。广大社员见此情景，怎能不说人民公社好呢！他们都以喜悦的心情，欢快地唱道：

公社好，公社强，  
石浪河变了样，  
过去泛滥成灾害，  
今日为人造福享，  
多亏公社力量大，  
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

## 唱 不 夠

社員 王明远口述 李述寬整理

別人一唱“社会主义好”，我急的嗓子象卡住个东西一样的发痒，可是总也不会唱。后来我自己編了一首“人民公社好”的歌子，就天天唱起来了。

我和我老婆常在一起干活，我一唱，她也跟着哼哼。可倒好，一个粗嗓，一个細声，咋听起来象个板胡和二胡配在一起一样和諧。可是仔細一听，糟了，調子不正，沒有曲折，一个象打破瓢，一个象敲銅盆。这个难听劲儿就不用提了。旁边的人听了，笑的前仰后合，眼眶噙泪。我們不管他們怎么笑，还是越唱越有劲儿。

一天，有人問我：“老王啊，你怎么那么乐呢？一天到晚就是唱不够。”我就說：“同志，你不嫌咱囉嗦，咱就費点口舌，从头到尾說給你听听，我为什么这样乐。

“解放前，我家六口人，我和父亲給地主扛活，叫地主三折两扣，一年挣的不够半年吃的。年年欠債，沒有吃的誰还顯得穿的呢？我媽一件棉袄穿了二十多年。我和父亲冬天穿着开花棉

袄，叫风一吹，象掉在冰窟窿里一样的冰冷。啊呀！那个罪遭的三天三宿也说不完哪。要说起来，眼不含泪心含泪呀！

“解放后分得了土地，把我爹乐的闭不上嘴，整天和我攢粪，留种……，有的时候爹就乐呵呵地对我说：‘小子，这才是物归原主，马放南山，咱穷人返了稍就得干个样看看。’就这样起早贪黑的干着。

“四八年春得了一场透雨，爹到处张罗着雇牛犋种地，可是有牛犋的人家谁不抢个好土头，都先种自己的地，以后才能来给咱种，爹回家闷闷不乐地坐在炕沿上抽烟，半天喘了口粗气说：‘命中八尺，难求一丈啊。’

“我常去参加会，比爹脑筋开点窍，就对爹说：‘不能迷信命，瞎子算命说咱得给人家支使一辈子呢，可是没灵，现在房地都成咱自己的了。’

“爹半天没吱声，后来唉声叹气地说：‘唉！没个牲口种地也真难哪。’爹说了一句又去租牛犋去了。

“四九年我们五六家成立了互助组，这就比单干强多了。虽然还不富裕，但总算癞蛤蟆打苍蝇，将嘴了。

“五四年村里成立合作社，咱家第一个报名入了社。我整天乐颠颠地在社里干这干哪，爹干的更猛。这一年，我们爷俩挣的真不少，够全家八口人吃的还不算，还能给爹换一套新棉衣。到了过年，孩子都嚷嚷要新衣裳，我就说：‘等来年挣多了就给你们买！’

“谁曾想，第二年我爹给地主扛活累的老病又犯了，半年不起炕，我妈也三天两头闹病。我老婆因为孩子多，整天在家

做飯，喂豬，侍奉老的、小的……。我在社里猛勁干了一年，到秋一算賬，別人都剩好几百元，咱呢？給爹治病花了一百來元，除了還飢荒，還缺一個月吃的。我就愁的眼皮搭拉老長。心想：要是爹不鬧病今年真是好事，每人至少能添一套新衣裳、新被子。

“主任看出我不高興的心情啦，就安慰我說：‘老王，你不用害愁，只要你好好干，保險餓不着你。’我心想：說好听的誰都會，沒東西撐肚皮可不是鬧着玩的。

“主任可真說到就做到了，正當青黃不接的時候，沒等咱開口，就給咱貸款買糧，又發給救濟費，解決了困難。

“可是我接了這筆救濟費也覺得不好意思，心想：翻身了哪能光靠政府救濟呢！爹也說：‘人都是兩個好往一塊湊。社對咱这么好，咱也得好好干，那才能對得起社。’爹不能下地了，就和媽在家照顧孩子，干零活。我老婆也下地干活了。可是，因為人口年年增加，全家十口人了，父母經常鬧病，就是使勁干，年年還不大充裕，好歹，吃飯、穿衣才能對對付付的過去。

“去年七月間，咱鄉成立了人民公社，我還是第一個參加的哪！這回可真把我樂壞了，咱拙嘴笨腮的，說不出個葫蘆道不出個瓢，反正高興的几宿沒睡好覺。我和我老婆說：‘這真上天堂了，公社實行了半供給制，吃飯不要錢，不用吃這頓核計那頓了。還有食堂、托兒所……婦女解放出來了，你可得好好干活啦。’我老婆把嘴一撇：‘还用你說，這回可真男女平等了，誰有多大能耐誰使吧，咱還要和你挑戰呢！別再鄙視老娘們沒用了，其實老爺們就不知老娘們的心情，哄孩子、做飯、



推磨、做衣裳……可是一天干到晚不見干的活在哪。’

“老婆一氣數落了這麼一大套，要是往常我早頂她幾句了。說也怪，看她在公社里干的那個歡勁，也自然想起她以前的苦楚了：是嘛，當男人的整天干外頭活，誰知女人的辛苦哇，這回可好了。

“我們全家都到食堂吃飯，孩子送到托兒所、幼兒園。我爹七十多歲，我媽六十多歲了，不能干重活，可是他們閑不住，自動要求到食堂去磨面。

“說真的，人沒有憂心的事，干活的勁頭格外足。也怪，我老婆下地干活，倒跟我較上勁了。我什麼時候下地，她也什麼時候下地，我一天不誤工，她也一天不誤工，我干十分工，她也干十分工，真是分毫不讓。

“去年秋天，我們男勞動力搞深翻，婦女在家里搞秋收。臨走那天，她從地里攆上我，對我說：‘老王，我們婦女核計好了，要和你們挑戰呢！’我一聽，這家伙還叫我老王呢！雖然這句話不怎么尊敬人，可是我倒覺得比叫小子他爹還親切，還好听。我就樂呵呵地回答：‘好！我們和你們挑戰，什麼條件呢？’

“她干脆地說：‘看誰先完成任務！’

“‘好啊，等我們回來支援你們吧！’我胸有成竹地說。

“‘不用先說大話，等回來看吧。’她說着就回去了。

“我的天哪，真沒想到，當我們完成任務回來一看，可不是怎樣的，苞米棒子都上倉子了。人家婦女們可沒說什麼，咱可覺得臉皮火刺刺的不好受。

“今春，轟轟烈烈的积肥运动在我們公社热火朝天的开展起来了。社員們在“苦干实干加巧干，坚决突破粪肥关”的响亮口号鼓舞下，昼夜不停的干。三月十几，我們突击了三昼夜，完成了积肥任务。第四天晚上，队长叫大家好好睡一觉，明天再干。天一黑，就睡着了。我老婆也挨着我躺下了。一觉醒来到半夜，睜眼一看，她沒有了，只有几个孩子在炕上呼嚕呼嚕的睡着。我很納悶，以为她上厕所了，可是一等也不回来，二等也不回来。不怕你們笑話，我心里格登翻了个劲，莫非是……；別磨蹭了，快去找找吧。

“我毛毛楞楞的闖出去，在院中央听了听，大門外有动静，我猫腰往大門外一看，嘿！在大門外有个人影。

“‘誰？’我惊声惊气地問。

“‘啊，我呀。’

“我听出来是她，这时才松了口气，可是一想：深更半夜的你在这搞什么鬼？心立刻疚起来，就奇怪的問：

“‘你在这里……’

“‘啊，社里明天要送粪，早点把粪起出来，別誤了車的工。唉，你快回家去睡覺吧，怪冷的，看感冒着。’

“这回我明白了，她为了讓我多睡一会觉才悄悄来起粪，我臉一陣陣发燒，若是白天，那准会看出紅色来。因为我被她拉下了。我二句話沒說，抄起鉄锨就干，直到鷄叫三遍，我俩才一同回屋。”

同志，我說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你別寻思做菜沒搞油盐酱醋五香面，沒滋淡味的。我觉得这些事只有在今天大家同頌

的人民公社的大家庭里，才有我們这样的幸福，这样的欢乐，这样的劳动热情！

劳动换来了果实。不，这是人民公社给的果实，是共产党给的果实！我們全家人发两次工资，就领了八十多元。全家每人都做了新衣服，添置了许多东西，闻 辈味没喝到酒的老父亲，在年节小酒壶也忙活起来了。特别是每天晚上下班，那一群小欢虎似的孩子，欢蹦乱跳地扑过来，我和老婆每人抱上一个，就象电影里工人夫妻下班领孩子溜马路一样的神气。我的心哪，乐的要跳起来。我把脸紧贴在孩子的白嫩的小脸蛋上，一个劲的亲呀亲呀，孩子笑的象铜铃一样的响……。

想想以前的痛苦，看看今天的幸福，我怎么不乐呢！

唉！我说多了，你瞌睡了吧？来，我还是给你唱我编的那首歌你听：

人民公社好，  
人民公社强，  
人民公社胜爹娘，  
不愁吃来不愁穿，  
登上天梯上天堂，  
大家动手办公社，  
永远歌唱共产党。

.....

## 夫 妻 和

社員 孙玉英口述 李云整理

跟前人都說：“看人家隋洪德两口子，多和气！那才是互敬互爱、团结生产的好夫妻呢！”我听了这话，心里美滋滋的。是嘛，我们俩每天干活在一起，吃饭有食堂，孩子送到托儿所，什么心思也不操，一个劲的干活，多美满的生活呀！可是，在成立食堂和托儿所以前可不是这样。

我每天光照料孩子和做饭，还忙得够呛。地里活根本不能干。干部不闲着讲妇女参加生产的好处，我不是不知道，可就是家里活太多，倒不出身子。我看到跟前那些没有小孩的妇女，快快乐乐的下地干活，自己急的抓心挠肝。有时我一边烧火一边想：咱这辈子算完了，守一辈子锅底坑还不当人家意呢。

一九五七年割地时，我心一横，把孩子关在屋里，下地去干活，提前回来做晌饭和晚饭。有时忙不过来了就早饭多做些带晌，晌饭多做些带晚饭。

我男人有个胃痛病，一吃凉饭和吃不相应了就要犯病。为了吃饭应时，他说啥也不让我下地去干活。可是我呢？非

要去干，一来想到自己也是个社员，妇女要和男人平等非得参加生产不可，二来出去干活一年到头也能多得点收入。这样一来二去，他把个脸绷得紧紧的，我把个嘴撅得挺长。三天两头打架闹火。

有一天，快晌午了，队长叫我提前回家做饭。我一进门，看见三岁的小荣子坐在锅底坑边，抹的满脸是黑灰。灶门前有一个尿窝子，两手合着尿呢！七岁的小锁子这几天闹不舒服，呼呼的睡在炕上。一岁的小华，躺在炕上，一边蹬腿一边哭，嗓子都哭哑了。还滚了满身屎。五岁的小德子，坐在柜顶上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翻腾出来了。我看家里造的这样，心里的火一窜老高，顺柜顶上把小德子捞下来乒乒就是一顿巴掌。这时小荣吓的躲在门后，我转身又把她打了一顿。两个孩子嚎嚎的哭着。

我压了压火，就去给小华擦屎。我一边擦一边看着两个哭的抖抖的孩子，心里一阵难受。眼泪掉下来了。后悔刚才不该打孩子。又去舀了一盆水，一边哄他们别哭，一边给他们洗脸。等我把一切收拾好了才去做饭。

不大一会，他回来吃饭了。一进大门，看我还在烧火，脸就不是意思。我也没放声。

“来家什么时候了？还没做好饭。真他妈的……”他嘴不干不净地骂着。

我心里原来就火刺楞的，他又来凑趣儿，我才不听那一套呢！一赌气，把烧火棍扔了，上炕坐下了。

“你能做你就做！”我气的快要哭了似的说。“都一样干

地里活，我还得回来做饭。”

“不愿意干你就不干，谁叫你干来？”我一听他说这套没里没表的话，心快气炸了。真想和他讲讲理。“大跃进嘛，人家都去干活，咱们也是社员为什么在家呆着？秋收任务不完成，损失了庄稼没有咱一份吗？”我一看他坐在炕沿上双手捧着肚子，知道他的病又犯了，就压住了心里的火。我想：若是把他气病了，可糟了，还得耽误工。就忍气吞声去做饭了。

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外边吹哨子上班了。他急急忙忙吃了几口，嘟嘟囔囔上班去了。说真的，我看他急三火四的样子，不知吃没吃饱，心里也很难受。

当我收拾完锅到炕的时候，人家快好休息了。就这样，一天忙得手脚不得闲才挣六、七分工。

九五八年秋天，我们生产队成立了食堂、托儿所。他高兴的对我说：“你不是愿意到地里干活吗？这会儿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吃饭有食堂，你甩开膀子干吧。”

这可真把我乐坏了，做饭、带孩子象一些绳子捆得我不能动弹。这回象叫谁解开了一样的松快。从这以后，每天早晨起来就吃饭，吃完饭就把孩子送到了托儿所。晌午，晚上一下班，两个人一块去把孩子抱回来。再也不用干活挂挂孩子、挂挂做饭了。孩子在托儿所，阿姨给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孩子他现在也能够按时吃着热乎乎的饭菜，胃病也不犯了。再也看不见他那个皱眉撅嘴的样子了。

家里没有心思，干活也高兴，劲头格外足。一九五八年从割地到打完场，我一个工没耽误，挣了一千三百多工分。比

一九五七年全年多挣八百多分。

更重要的是我們两个的关系变了。比才結婚时还好。一九五八年春节晚上，我正在包餃子，他也挽了挽袖子帮着包。我笑着說：“你会包嗎？”

他臉紅紅的說：“不会包学一学嘛！”我看他那笨手笨脚的样子，憋不住笑了。

今年七月薅草时，有一天晌午回家吃飯，我順便割了一担青草瀉綠肥，他头前回家了。等我回家时，炕上放着桌子，飯菜已經摆好了，他急忙递了一条手巾給我說：“擦擦汗吃飯吧。”說着端了一碗飯放到我跟前。这虽然不是什麼稀罕事了，可是我还是高兴的心里突突直跳。

多么好的感情啊！虽然事情小，意味可深。住家过日子，就是这些小事难处理哩！

七月的一天，队里公布了工分，他挣了两千一百多分，我挣了一千八百多分。这时我看他乐的嘴角上都是笑。

这天晚上，我們半宿沒睡着觉。談起了公社化后一些新鮮事儿。当談到食堂和托儿所时，他說：“要不叫成立食堂和托儿所呀，你一辈子也出不去門呀，还能干活！”

我說：“可真得感謝食堂和托儿所呢！不但社里多了一份力量，我也多挣了分，还叫我少生气呢！再不看你那个勾勾臉了。”

“你别戏弄人啦！”他笑着說：“以前不怪我急眼，你想，一吃凉飯就胃疼，吃热飯你还忙活不过来！”

“現在怎么样啦？”我笑着問。

“現在嗎，哼，你不干我还不讓了呢！”

“你敢哪！”說着我俩都笑了。

## 老 来 福

敬老院老人 楊永寬口述 于華整理

我今年八十六岁了，从九岁就给地主放猪、扛活，喝人家的流锅水，吃馊眼子食，真是受了一辈子苦。真没想到，到了晚年，我还享起福来了。我今天的幸福多亏共产党和毛主席，多亏人民公社，我多会儿也不能忘掉这个老根本呀！

说来也怪，今天愈享福，越想起了旧社会受的苦。要提起旧社会的苦，真是八天八夜也说不完。

我刚懂点人事，就给地主放猪。放猪这活，晴天还好，越是阴雨连天，地主愈往外撵着叫放，真是“云彩往西，放猪小子哭唧唧”，一点也不假呀！赶到把猪都赶到山坡上，霹雷闪电一来，猪让雨一浇就都跑散花了，找谁帮忙呢？只好一边哭一边撵，眼泪象下雨一样往下流，分不清那是眼泪那是雨水了。把猪圈进了圈，还得赶快给“当家奶奶”抱草，天不亮就得起来给掏灰，灰掏了，草给抱家来了，她们才伸伸懒腰下了炕，就是这样也没讨个好，成天到黑就象一条狗一样：“小猪倌哪去啦，……”没等给“二奶奶”干完，“三奶奶”又喊：“这个小死猪



馆，钻哪个眼子里去啦！……”

天下老鴉一般黑，地主老財都是一樣的狼心狗肺。后来我在石橋港給大地主王寬扛活，这家伙外号叫“割子”，待伙計更苛毒。一年四季天天都是半夜就得起来，不拣回一大挑子粪不讓吃早飯。那年真怪，老天也和我作对，这年冬天真能冻死个人，白天动彈点还强点，夜里頂个小破棉袄，上不够天下不够地，腕冷了就往下掙掙，脖子冷了再往上撈撈，掙来撈去，渾身冻的猫咬狗啃，沒法子只好把两个小袄袖堵在肩膀上擋着脖頸子。哎，冻着难受睡不着觉的滋味也难受呀，有时含着眼泪可就睡过去了，一冬一冬的怎样躺下就怎样起来，三更半夜起来天正冷，牙帮不住声的响。王寬这个家伙，白天就象个肥猪似的，呼呼猛睡，一到夜里就瞪起了两只夜猫子眼，精神起来了。一天，大北风呼呼的吹，把我冻醒了，我就照常的挑起了担子出門拣粪，上哪拣呀，門外一片白茫茫的大雪，天黑的伸手不見五指，手冻的木腿腿的，就象小餛飩一样吹起来了。实在頂不住了，我就弄了点柴草在門东大沟里烤手，我正在那里撮腕吹火，就听身后“哇拉”的一声，吓的我往前一扑差点跌到火堆里。

“他媽的，穷人长个富身子！”东家王寬穿着大皮袄一边罵一边向我跟前走来。我一看不好，挑起担子就跑，跑到哪里去呢？怎样也逃不出地主的手心。

就这样苦熬到了四十四岁，我老婆生了一个儿子，我們两口子有了一綫希望，寻思这个儿子能得济。誰曾想，严霜单打独根草，这孩子活了七天就死去了，老伴連愁带病，不过三年

也跟去了。

我愁的吃不下飯睡不着覺。下晚常夢見他們娘倆，醒來一摸炕上什麼也沒有哇！

我一个人为了活命，到处飄零。何家坊、榆树坊、前后堡子大地主家的活，我都給干遍了。

一天，我遇着了个算命先生，我找他搖了一卦。他一看我是个穷人，就算道：“……你是个石碾里的芝麻，就这个苦命了，一辈子也不能好。”又说：“胡子擀成毡，扁担到老不离肩。”哎，命里注定了，只有道死道扔，路死路埋，也許賺个狗肚子棺材……。想到这里，再不敢往下想了，越想心越酸，头发梢都发麻了。

霹靂一声天地动，共产党、毛主席来了，一九四七年我們这地方得了解放，我这受一辈子苦的人得了好。政府年年帮助我，我的生活有了保障，去年成立了公社，我又进了敬老院，进敬老院呀，可真是到了天堂。

我来敬老院时正是今年四月，大車一边走我一边寻思，敬老院到底是啥样呢？赶車的告訴我，再过一道山崗，就是敬老院。果不然，过了一个小崗就看見山根下一个四四方方的院落，墙白的直晃眼，房前房后槐树飘香，那山上的桃花，粉盈盈的开的正旺……。敬老院的老伙伴們都出来迎我，进屋一看，屋里也糊的漂白，嶄新的炕席，大玻璃窗明光淨亮，坐在炕上暖煦煦的。瞅瞅这、看看那，我高兴的掉了泪。

院长張有义是个有功劳的殘廢軍人，他每天都問长問短，生怕我們这些老人有一点不如意的地方。

現在，頓頓大米飯兩三個熟菜，我從長這麼大呀，也沒有入院這幾個月吃的大米多，飯菜做的稀爛的，真合乎口味。過五月節，院裡為我們三十多個老人殺了一口豬，五月端午那天擺了席，嗨！足足十個大碗，桌子都擺不下了，那天我可真高興啊，拿起小酒盅祝禱毛主席他老人家身體健康！按着習慣，我們還吃了粽子，一個人分了八個雞蛋。

敬老院給我做的新被、新褥子，衣裳呢？單的、棉的哪樣也不缺，箱子底下還放着一身嶄新的大皮袄。

頭些日子省京劇院來我們鄉里演戲，我們敬老院的老年人都坐在頭排，聽的真、看的清，演員還給我們端茶倒水。公社的電影隊還隔三插五的給我們演電影看，你說這樣的生活怎不美呢！

說實在的，早頭干活干慣了，現在冷丁叫我們坐着享福還真不行呢！我們這些老人自動地做些能干的活，種瓜、種烟、養活兔子、雞、鴨，都越干越心盛，都不願意坐享其成。

算命先生說我是“石礮里的芝麻”，又說什麼“胡子擻毡，扁担到老不離肩”，這些鬼話早沒人信了。現在我的胡子一點也不擻毡，順直，我是石礮里的芝麻嗎？不是，我在公社的大家庭里得到了溫暖，我今年八十六歲，我還要活八十六年，我還要親眼看看共產主義呢！

要不是毛主席、共產黨呀，我的這把老骨头不知早扔到哪八家去了！

## 五

党领导农民由个体走向了集体，在这一个创造新生活的过程中，新人在不断的成长。热爱党、热爱集体、忘我劳动、爱护公共财产和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已开始成为人民公社社员们新的特质了。



## 优秀社員于連美

于 杰 刘洪斌

在我們的社会里，有多少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不声不息的劳动着，創造更加幸福的明天；有多少人，为了集体利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困难面前毫不畏縮，勇往直前，甚至在需要的时候，一絲不豫的用最宝贵的生命去換取千千万万人民的幸福和安全，这是何等高尚。鉄甲英雄水庫民工、共青团員于連美同志正是人們所敬仰、欽佩的这样一种人。他为赶修堤坝，迎击特大洪峰，渡河涉水取工具，被急流冲倒而光荣牺牲。

.....。

七月二十四日，一連落了三、四天的暴雨停止了。鉄甲英雄水庫上游成了一片汪洋大海，巨流翻滾地从雪洼向鉄甲山卷去。水庫的水位急剧上漲，最快时十五分鐘就上升了一点三米，九千多名建筑大軍正在“水漲一尺，坝高一丈；不战胜洪水，誓不罢休”的战斗口号下，通宵达旦，为八十四米拦洪标准高程奋斗着。

山水从四面八方水庫涌进，水位繼續上漲着。午間，还

有一米就要和主坝平頂了。假如洪水搶先一步，下游二十多万亩綠油油的水稻，万余人的生命和财产，那将一扫而光……。

就在这时，一营五連接受个突击任务：搶修軌道。这是决定能否战胜洪水的關鍵。修好軌道，使土車暢通无阻，把加高、加固堤坝所急需的泥、砂石及其他材料及时运到，就可以保証千百万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就在这紧急的关头，工具一时感到不足。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挺身而出，自报奋勇向連、排长要求，要完成回連部取工具的迫切任务，他就是于連美同志。

回連部是一条山澗小道，往返要走二小时，如要等这么长时间把工具取来，說不定水会給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于連美同志由于搶險的心切，爭取一切时间，决定越水过河走近道，就和其余两个小伙子向“大河沿”河跑去。

雨后的河水，象脱繩的野馬一样，一泻千里地流着。水性較高的人也不敢在这儿游渡。可是他們三人，却没有顧及个人的安危，勇敢向对岸游去。当游到河中心时，于連美同志身陷急流，与洪水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这时他坚定地下了决心：一定要游过去取回工具！两手用力撥着水游啊，游啊。但終于由于水深流急，于連美同志筋疲力尽，全身没有一点支撑力量，倒了下去。在他的伙伴发觉立即搶救时，他已經沒影了。

当这个不幸的消息傳到了工地，民工們为之叹息，傳到了家乡，乡亲们为之默默流泪，傳到学校，师生們为之悲痛。人們都被他这种舍己为公的崇高精神所感动。

于連美同志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今年十九岁，是前

阳人民公社榆树大队刘家堡子小队的社員、生产组长。他的短短的一生，絕大部分都是在新社会度过的。在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許多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品質。在他剛懂事的时候，就很热爱劳动，白天跟爷爷上山放猪，晚上，在灯下和媽媽一起拣草紡繩。一个守寡多年的媽媽，看到自己有这样一个省心的儿子，不由高兴起来，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常在夜里趁他沒睡的时候，不是講勤劳动，就是講怎样过日子等一些家常事，希望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一九五六年夏天，于連美同志由高小毕业了，他抱着“建設幸福的家乡，建設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的宏願，参加了农业生产。那时，他們堡子正有几个青年不安心农业，成天想到工厂，他就和他們劳动在一起，休息在一起，形影不离，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他們。他常对他們这样說：“咱們青年不要踏着这山望着那山高，干哪一行就要爱哪一行。行行出状元，問題是看你能不能干好”。在他的帮助下，原来那几个想进城的小伙子，才慢慢地安下心来一心一意积极生产。

农业生产是极为复杂的，給这个剛走出校門的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带来了许多困难，种地、收获、垛垛等活，虽然过去有些是干过的，但是也有不少过去还没摸过呢。他在困难面前，沒有退縮，倒勇敢了，想了种种办法去克服它。他知道，只要依靠群众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能解决。因此，他除了自己刻苦钻研，通过实际锻炼以外，还拜老农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这样，他仅在二、三年内，由一个外行的人成了一个内行的人，由一个一般的人成了一个生产能手，連續二年被評为优



秀社員 并受到了物資獎勵。

在勞動中，一貫肯干，不挑輕躲重，什麼活累，就去干什么。去年深翻時，實行了大兵團作戰 他是第一個把行李搬到營地 積極參加深翻。在這場艱苦的战斗中，他和平常勞動一樣走在前頭，帶頭去翻最難翻的頭層土，把出力輕、省事的二、三層騰給體力弱的人來干。當別人要換他 讓他休息時，他總是笑着阻攔說：“年青出點力，怕什麼，要知道福是苦中得來的，現在出點力，將來就是多享點福。”

在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于連美的家鄉和全國其他各地一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更激勵他關心集體了。去年深翻時，工地上有些人使完工具就亂扔，于連美發現後，每天下班都圍場轉圈把東西收拾好再走，從不肯讓公共的東西損失一點。六月的一天，他在黃家院干活看見田里有一部水拉子，午間收工時，他對組長馮玉清說：“老馮，咱們不好把水拉子收拾起來嗎，免得日晒雨淋的，過年就不能用了。”結果兩人繞走了一里多路，把這部水拉子拾回去了。

于連美同志在日常生活，是很關心和體貼別人的。他看幾個飼養員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大爺，象鋤草這種需要出力的活，他時常來幫助干些，有時在雨天，他唯恐老年人挑水或給豬送食時滑倒，他就來接替。今年春節，他為了讓飼養員也能歡歡樂樂過個年，他到飼養所黑夜白天的看着喂牲口，別人閑了三天，而他卻忙了三天。他覺得能把自己的愉快送給別人這是最大的幸福。

在黨的關懷培養下，他進步的很快，政治思想大大提高

了，一次再次向团的組織提出申請。在他的入团申請書里，写出了他崇高的理想：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正在突飛猛進地向前發展，生長在這樣幸福的年代，我怎能不高興呢！為了建設美好幸福的社会主义社會，我願意有一分熱發一分光，把一切獻給祖國，為建設和保衛社会主义，我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了使組織了解他，幫助他，他經常向支部匯報他的工作和思想情況，徵求支部對他的意見。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間的一天，是他難忘的光輝日子，共青團前陽鄉委員會，根據他的日常表現和經過長期考驗，批准他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

從此，于連美同志對自己的要求更嚴了，他懂得一個共青團員，應吃苦在先，享受在後。始終把這一條貫串在實際行動中。去年十一月間，公社還有部分水稻沒割完，有一天雨剛停，接着北風就呼嘯起來，第二天土凍了，水結了冰，他看到這大片金黃色的稻海，高興極了，把褲腿一挽，下水就干。在他的帶動下，原來想往回走的人都揮起鐮來，結果這天並沒因為天冷水涼少干點，還超額完成了任務。

修建鐵甲英雄水庫的喜訊，象春風一樣很快吹遍了全縣。于連美同志聽到了，興奮得幾夜睡不好覺。他想：這回可好了，水庫建成後，能儲水一億六千九百萬公方，不但可發電，使農村有了電燈，而且更重要的是解決了三十多萬畝的農田用水，再也不用擔心春旱稻田插不上秧了。他想着想着，心就象長了翅膀一樣飛呀飛呀一直飛向美麗的未来，再也想不下去，恨不能立即去參加修建這個全縣規模空前的水利工程。

尽管那里任务怎样艰巨，活是怎样重，这些都沒放在他心里，真正在他心里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水庫早日竣工，为人民造福。因此，从去年到現在，他提出了多次要求，到水庫去参加建設工作。

.....。

七月十四日，当得到批准的消息时，可把他乐坏了，第二天一早背起行李就向水庫走去。

在工地上，他工作更为出色，認真負責，积极肯干，不論黑夜白天，从沒誤过工。在突击拦洪搶險緊張的日子里，日夜不眠，从不叫苦，始終堅守崗位战斗着，完成了艰巨任务。二十四日，他为速取工具供应急需，横渡凶水，而光荣地献出了青春。

为了紀念他，悼念他，发扬和学习他这种舍己为公的共产主义高尚品質，共青团安溪县委员会，追認他为模范团员，前阳人民公社追認他为优秀社員，他生前所在的生产队，也命名为連美生产队。

人民的优秀儿子——于連美同志，虽然与我們永別了，但他那种爱集体、爱人民、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輝形象，永远活在人們的心里，鼓舞着人們胜利前进！

# 好 干 部

李 軍

## 初 主 任

正月十六早晨四点来鐘，黑山管理区第三生产队四十多名社員，挑着土籃子奔向糞場。快到糞堆跟前时，看見一个人挑一副担子，在月光下晃晃悠悠的往南地里走去。

“誰这么不守紀律？不是告訴四点鐘一块来嗎？他怎么先来了呢！”

“應該批評批評他。”

大家一边議論一边走到糞堆跟前。这个挑糞的人把糞倒在地里，急忙轉回来了。

“哈哈！是我呀，你們批評吧！”

大家一听，是管理区初主任，人們感动的手足无措。剛才說批評批評的李煥安，也不好意思起来了。

初主任名叫初玉章，是共產黨員，不論干什么工作都是亲自挂帅。自从大搞积肥运动以来，他就提起了糞筐子，即或到

十三里地外的第二生产队办事，也要挑起土篮子拣粪。在他的影响下，全管理区的干部都扔掉自行车，拿起粪筐子拣起粪来。正月十六的头天晚上，他在管理区召开了个生产队干部会议，布置送粪、积肥工作，还分配大队干部到各生产队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他分在第三队。散会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钟了，他就合身睡在炕上，一觉醒来，才两点二十五分。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多钟头，可是他不敢再睡了。他想，要是我一个人起来晚了，影响整个工作怎么办呢？他就轻手轻脚的跨出了门。四下一看，家家户户的窗上都没有灯光。他想，现在人们睡的正香甜，不能敲钟啊。他一转身，正好一对土篮子放在窗下，他挑起来就去挑粪。

“初主任，你这就不对了，怎么自己偷着来干呢？”呆了好一会，社员吴保天又象痛惜又象批评的说。

“我四十多岁了，体格硬棒，你们是青年人，不能和我一样的干。”

“得了吧！那么说我们还成立突击队干什么！”

这一下可把初主任问住了，他就特意找话岔开：

“快干吧，停着怪冷的，咱们来比量比量。”

于是，二十多人猛干起来了。

东方发白了，人们的脸上汗气腾腾，初主任只穿了一件小褂还湿透了。每人挑出八、九担，这一阵工夫就顶往时一上午干的。

“当！当！当！”食堂开饭的钟声响了。迎着初升的太阳，满面春风的初主任和社员们向食堂走去了。

## 生产队长張洪志

正月十四晚上，共产党员張洪志的爱人，大老早就把餃子包好了，只等張洪志回来煮。可是她坐在家里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深夜十一、二点，張洪志还没有回来。怎么回事儿呢？他爱人穿上鞋走出大門口往外一望，还是不見回来，只見东邻西舍，明灯蜡烛的，大人孩子有說有笑。她想着想着有些生气了。

她回来剛上炕坐下，忽然門外傳來一陣腳步声。“快把大衣拿給我，我有要緊事。”張洪志急三火四撞进来，劈头就是这么一句。他爱人剛要說餃子包好，就等你回来下鍋。哪知道，張洪志早已大步流星的走远了。这时候可把她气火了。一边穿鞋一边叨咕：“我非到生产队看看，他在搞些什么名堂。”

不一会儿她就来到了生产队。到这里一看，猪圈里还点着一盏灯。仔細往里一瞧，还有一个人蹲在那里。“誰黑天下晚在这里搞什么鬼？”她一边納悶一边往前凑了凑，她本寻思这是飼养員老苗头。就叫声：“苗大爷！你在这里干什么？”“唉呀，你怎么也跑来啦？”她一听这是她丈夫張洪志的声音，便有点吃惊的反問：“你在这里做什么。”当張洪志告訴她老母猪要下崽子，他来照顧一下，这时候，她才被張洪志又为公社做了一件好事，而感动的不知說什么好了，只是說：“我是怕你体格熬坏了才来找你。”

的确，張洪志是一个好党员。他关心社里的工作胜于关心自己的事情，他虽然在生产队里做领导工作，每天很忙，但

是他总是不闲着，不是和食堂人员研究如何把伙食搞得更好，就是和饲养员研究怎样把牲畜饲养好，尤其是在领导生产上，老张干的更是出色。这些事情他的爱人知道的，加上群众经常在她的面前夸奖说：“你算摊上个好男人”，她怎能不钦佩她的丈夫呢！不过，她在这天晚间，看到她丈夫这样为社里工作，不仅心里火早消失，并且又深深感到自己落后了。

“我，我要向你学习。”她一把抓住张洪志的手，紧紧握住激动的说着。

“不，你向那些爱社如家的人学习吧！”

就这样，两个人一直等到母猪下了崽以后，才回家煮好了饺子。但是刚刚吃完，东方已经渐渐发白，窗外又传来吵闹的人声。老张想起挑粪的事了，挑起土篮子又进行工作了，而他的爱人也拿起粪筐紧跟在后面。

## 敬老院院长張友义

海 汝

一九五八年的冬天，張友义接受了党交给的一项新的任务——到敬老院当院长。这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件生疏的工作。晚上他躺在床上，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待战斗任务的那种严肃态度，考虑着未来的工作：领导老人，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听说人老了，嘴碎爱叨唠，还都有个怪脾气，我这个火暴性子，哪能干得了这个？可是我能叫喊困难吗？不能！战争差点夺去了我的生命，使我失去了右腿、右手和左脚，左手也只剩下两个半手指头，残酷的战斗考验我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呢？再说这些老年人，在旧社会受了一辈子苦，老了无依无靠，要在从前早就饿死了，今天多亏共产党给他们安排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这真是亘古罕有的事情，我要把全身的劲都使出来，让这些在旧社会受尽折磨的老人的晚年生活，过得更愉快，更幸福！

旧历年快到了。按着老习惯，这是一年一度的大节日，老年人在这个时候，最容易想心事。張友义很早就在核计：如何



使敬老院的第一个春节过得热热闹闹的。他几乎征求了每个老人的意见：“老张大爷，你看春节怎么过好哇？”有些老年人对敬老院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都兴奋地说：“来到敬老院，天天大米白面的，哪天不是在过年呀！”有的说：“吃好吃赖不说，只要过得红火一些就行。”

第二天，张友义顶着刺骨的小北风和迎面扑来的雪花拄着双拐，一跛一滑的，艰难地走了三、四里路，到供销社去为老人们办置年货，因为自己拿不多点东西，把爱人也带去了。傍晚，两口子大包包、小卷卷，提回来不少。很多老人感动地说：“人家院长腿脚不灵便，跑这么老远给我们去办年货，在过去哪见过这种事！”腊月三十，敬老院杀了一口大肥猪，漂白的大馒头，鱼、肉、蚬子等八个大碗的酒席摆了满满一桌子，端起了饭碗，有的老人笑了，有的老人都流下了感激的热泪。晚上，又来了一次小会餐，苹果、梨、花生、糖果、瓜子，应有尽有，还借来了一套锣鼓，一面吃一面敲，有时还听听留声机，老人个个乐的闭不上嘴。八十六岁的老杨大爷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第一次过了这么个象样的春节，要不叫共产党，哪能有今天！”这时，管理员领着一伙老人，在院子里劈劈啪啪的放起鞭炮来了，张老大爷手里拿着小鞭和香火头，饶有风趣地说：“这真是返老还童啊！越活越年轻了，老了，老了，还放起鞭炮来了！”热热闹闹的一直玩到十二点。张友义的心里比老人的心里更高兴！

今年四月下旬，张友义去安东开会，离开敬老院虽只两三天的时间，而张友义却感到比两三年的时间还长，因为七十九

岁的老韓大爷，病得很沉重，張友义日夜不能忘記这件事情。从安东临回来的时候，心想老年人有病，嘴里沒味，一定想吃点水果。到商店一看，水果罐頭倒很齐全，可是老韓大爷爱吃哪一样呢？自己也不知道，干脆桔子、苹果、桃……一样买了一盒回来。下了車，进了敬老院的門，就直奔老韓大爷的屋子去了。管理員告訴他，医生已来看过好几次了，現在茶也不思，飯也不想。他为了讓老韓大爷出一身透汗，也許会減輕一些病情，他寸步不离地守在老韓大爷的身旁，并用两个手指吃力地夹着小勺，把可口的桔子瓣一勺一勺地送进老韓大爷的嘴里。住了一会儿，他发觉老韓大爷的双眼直楞楞地瞅着自己，他就輕声地問道：“老韓大爷，你老不認識我了嗎？”老韓大爷的嘴角上露出了一絲笑容，有气无力地說：“認……認識，你是我們的好……好院长，好，好……太好了！”老韓大爷深陷的双眼里，飽含了泪水，張友义的心里也感到热乎拉的。老韓大爷的精神虽然好了一些，張友义仍不放心，傍晚他亲自到乡卫生所去請医生，在回来的路上，遇見了徐守才老大爷推着个小車，迎面走来，張友义問：“老徐大爷，天这么晚了，你老推車上哪去呀！”老徐大爷笑呵呵地說：“哪也不去，就是来接你呀。”原来，这两天張友义的一举一动，深深地感动了这位老人，他常对別人講：“院长对咱們老人，真是沒有漏空的地方，自己的儿子也不过就这样吧！”今天，他知道張友义步行到卫生所去請医生，他担心張友义的腿不好使，走这么远的路再累坏了，就悄悄推个車子迎来了。張友义說啥也不肯坐，他想我这么年輕，虽然是个殘廢人，也不能讓七十多岁的老人推着我走

呀！万一把徐老大爷累个好歹的怎么办？老徐大爷可有些急了，不高兴地说：“你不坐，我也不回去了·就在这道旁过夜！”張友义怕老人家生气，只好坐了上去。他一路上在想：“老人们对我比自己的父母都好哇！我怎能不好好地照顾他们呢！”

張友义每年可领到四百二十元的殘廢金，他完全有条件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但他經常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如何使老人的生活过得更有滋味，最近他发现有些老人很爱听留声机，他准备把自己新领到的殘廢金拿出一部分，为敬老院安装一个大广播喇叭，讓老人们能听到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文娱节目，精神愉快了，少得病，就能多活几年。他常说：“我看到苏联有很多老人活到一百多岁，我多么希望敬老院这些老人也能活那么大岁数，能过上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該有多好啊！”

張友义就是这样一年如一日的体贴、关怀、照顾着敬老院的每一位老人，在任何一个老人面前提到了他，他們都会用同样的話說：“我們的院长，那真是比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贴心哪！”

## 真不愧为公社社員

李 云

### 舍己为公

社員馬文才是十字街管理区第二小队的，春天，他家的小孩病的很厉害。三月十日这天早晨，他忙着上街給小孩买药去，走到二道洼子，一看昨天刚堵好的坝被水冲开五尺多宽的口子，水滚滚的往外流。他想：“社里一再动员要战胜春旱，保证农业大丰收。等我买完药再来堵，那得跑掉多少水啊！”不行，他转身就跑回家拿了一把铁锹来堵坝，他先在地边捞起两捆苞米秸子扔在冲开的地方，先把水堵一堵，哪知水流子急，把苞米秸子冲走了。馬文才一看情况不好，就跳进水沟里，一把抓住了苞米秸子，使劲堵上了缺口，用双脚踩着苞米秸子，用力往上堆泥，可是挖一锹就被水冲走了，正在他着急的时候，社員王永全、胡茂仁、胡吉玉跑来了。大家叫他快上来，别冻坏了。他说：“快干吧，别耽误时间啦。”馬文才仍旧站在水里一边指挥一边干，经过两个多小时，终于把缺口堵住

了。馬文才高興地說：“春水貴如油，这回可跑不掉了。”

大家叫他赶快回去換衣服，他說：“不忙呀，我还得赶快去給孩子买葯哪！”說完就奔十字街去了，社員們紛紛議論着他这种舍己为公、爱社如家的行动，在一片贊揚声中，馬文才走远了。

### 忘我劳动

天已經黑了。

黑山作业区第六队二小組組长老王，下班回来，走到高粱地边，听见高粱地里“唰唰”地响，細看，高粱穗还在隱約的摆动。他想：“大概是誰来尝鮮的吧，好小子，这回你可刺嗓子了。”他一边納悶、一边小心地挪动着脚步，調个弯轉过去，一看，楞住了！这么一片高粱——三亩多地，快割完了。他想：“就是尝鮮的也不能胆子这么大。”他有些琢磨不透。越往前走看的越清楚，一个高个子的人，拐着一条瘸腿，一走一斜歪，怪不得勁儿的。他正在疑慮中，走到跟前了。

“你是初賢章大哥嗎？你腿上的疮很重，应该休养休养。这不止告訴你一次了。”老王認出是初賢章，就痛惜地埋怨他。

“疮不重，大兄弟。”老初笑了笑說，“說实在的，这大忙秋，誰能坐得住啊！”

老王帮他捆完高粱，两个人就一路往家走。老王看着他的瘸腿，走路很吃力，他每走一步，老王的身上就象抽筋一样战慄一下，着实有些心疼。

老初的腿生了“联疮”，每发作一次，整个腿都看不见一点肉皮，全是疮。前几天修水库时，疮就发炎了，大家都说活计重，不让他去，他偏抢着去。一天，他腿瘸的很厉害，脸色铁青，有人问他怎么的了，他说：“不怎么的，撞了一下，不碍事。”大家看他这样坚持着于实在痛苦，就把他送回来休养。他回来第二天就找组长要活干，组长说：“你的病这么重，这次秋收不参加吧，休养好了再干。”他总是固执地说：“哪能不参加呢，能干多少干多少，干一点就少一点。”组长想：“反正我不去找你干，你不能自己独干。”谁知道这两天他真的独干了，已经割完四亩地稗了，现在这三亩地高粱也快割完。

二人默默地走了会儿，老王又一次嘱咐他：“明天一定不要干了！”老初看他那恳切的样子就应了声“好啊”。

老王睡了一会，起来一看，月亮东南响了，就吱吱吹了一阵哨子，接着老王就领着社员去割苞米，当他们走到高粱地边时，老初已经割了四、五捆高粱了。

## 把紙老虎扔到大海里去

生产队长 李正順口述 陈大可整理

五月的一天。我陪着前来参观的客人，走遍了刚建成的一排排紅磚瓦房的居民点，又来到海岸上。近处，一群雪白的鴿子在空中飞来飞去！社員們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从那高大的机船上，和密密麻麻的木船上，把活蹦乱跳的黄花魚卸到岸上；你再把眼光投向远方，嘿！我們剛出海的一批船只，活象数不清的朵朵白云，又乘风破浪、自由自在地飄向远方。

这是我們人民公社漁业的第一个大丰收的季节，我們的漁业一天比一天兴旺。我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决不容許帝国主义野心狼来侵犯。这一切，喚起了我一段难忘的回忆：

那还是发生在一九五一年的事：

八月初八这天，瓦藍的天空，沒有一絲云彩。我和刘长山同时在鴨綠江口长坨子以北捕虾。

約摸十一点多鐘，把錨沉进海底，我們俩坐在桅杆旁边，开始休息了。

“咱們社再干二年，力量大了，就可以使上漁輪遠洋作業啦！”我咬了口鮮桃，邊嚼着，邊和老劉嘮扯着。

“那可美啦！生產不受季節限制，產量可就要成倍成倍的增加了。”老劉喜滋滋地說：“上級黨委不是說過，過些年，咱還得象蘇聯老大哥一樣，用電船捕魚呢，捕魚也要電氣化……”

當老劉說到“電氣化”三個字的時候，那方臉上堆滿了笑容。

當我們嘮扯得正起勁的時候，打南邊來了三只木船，過了一袋煙的工夫，那船已經來到跟前。突然，從船艙里爬出來幾個拿槍的家伙，一個個鬼頭鬼腦，瞪着賊溜溜的眼睛瞅着我們，“唧哩哇噠”嘀咕了一陣子朝鮮話。

我一看，心里格登一下，悄悄跟老劉說：“看明白沒有，美李特務又來綁架啦！跑是來不及了，靈活點！注意我的行動，別忘了黨的話：紙老虎外強中干不可怕，一定要想法戰勝他！”

“對！今個非給他個厲害瞧瞧不解！”老劉低聲而又堅定地說着。

轉眼間，另外兩只敵船向東北駛去了，剩下這只船上的兩個特務跳到咱們的船上，一個肥胖得活象個狗熊的小矮個子，站在水箱上，瞪着兩只賊溜溜的老鼠眼睛，大喊了一聲：

“南邊的去！”

這工夫，另一個瘦得活象個猴子似的家伙，在往咱們的船上搬子彈。我心里想：哼！你們還真要當日子過呢！可是，我



用眼睛又扫了一下那个“狗熊”，嘴却说：

“是！南边的去。老刘，就那么的！”

“瘦猴子”听我这么一说，把枪交给“狗熊”，就跑到船头看老刘绞锚去了。

这天刮南风，船头朝东。我想：这怎么行？于是嘴里就不住地叨咕着“南边的去”，手就用力地掌着舵。当船头磨了个大弯，对准家乡的时候，就用绳子把舵斜上，转过身子，就大模大样的朝水箱走去。

“你这边的别来！”“狗熊”在水箱上没头没脑地喊了一声。

“这个的干。”我学着这个李承晚崽子的腔调，指着水箱跟前掉进海里的半截绳子，冷笑着说：“这个的不收拾起来，船走的不行，哈哈！”

那个“狗熊”信以为真，就再也沒吱声。

站在老刘跟前那个该死的“瘦猴”，在船帮上傻呆呆地望着渐渐走远了的那两只船，背差点就靠在老刘的身上了。老刘焦急的神色我完全看得出来。

我直拖着绳子向水箱跟前靠攏，拖呀！拖呀！好容易拖到水箱跟前。在这个节骨眼，就觉得浑身都是力量。

“动手！”我把头一晃，向老刘发出了信号，就一个箭步跳上水箱，照准“狗熊”的脑袋就是狠狠的一拳，打的那家伙蒙头转向，刚嚎出一声“呀”，我就紧接着用肩一扛，“噗通”一声，“狗熊”糊里糊涂地栽进大海里了。

老刘干的更麻利，还没等我来得及看上一眼，就把“瘦猴

子”也“噗通”一声掀进大海里了。

我們看看“紙老虎”象落水鷄一样，在海里掙扎了一会，最后被巨浪吞沒了。所剩下的只有两頂李承晚匪徒的破帽子，在那起伏的浪濤中蕩来蕩去。

“很对不起，美国佬和李承晚！你們送給我們中国赤手空拳的漁民們一枝大枪，一箱子彈，十顆手榴彈的礼物如数收到了！”老刘看了看敌人掉在船上的“礼品”，驕傲地說着。

“嗯！这就是紙老虎胆敢来綁架和扰乱我們中国漁民生产的下場！”

懂事似的船，在我們的欢笑声中，带着胜利与驕傲的喜悦，箭一般地駛回了海港。

……。

这件事已經过去八年了。八年来，在世界上，已經东风压倒西风。我們已經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能把祖国建設得更加富强美丽，而且也能保卫祖国的安全。紙老虎胆敢兴风作浪，我們也就毫不留情的坚决把它扔进大海里去！

